

煙圈

徐 奇

夜窗書屋出版

猶太的慧星

當我醒來的時候，圓窗外都是海。

我立刻想到她。——「病了還是怎的？這樣大的計劃會作罷論？」可是當我起身拿香烟時，看見了兩件生疏的行李。再看看洗臉盆邊多了些化裝的洗盥的用具，我知道她一定已經上船了。可是我還不能十分相信，因為我入睡時已是三點鐘，船是四點鐘起行的，她上船難道就在這個短短的時間？爲解決這些疑問，我的腳已經拖上了鞋。上舖並沒有她的人，可是被舖是亂的。——「那麼她難道已經起來了？」

不錯，她的確已經起來，因為她洗盥的用具是溼的。啊，還有，臉盆邊有兩根櫻色的頭髮。

櫻色的頭髮，是的，我想不起她頭髮的櫻色，是黑色，是黃色，不過，這頭髮，是她的一定無疑。

已經快十點鐘，我忽忽盥洗完就走出來，自然我是到餐室去吃早點的。我想她也許已經用完早點到甲板上去。

餐室裏疎疎散散有些人，我還未跨進門檻去觀察她是不是在餐室時，忽然在四首的



桌上一個穿藍灰色的女人對我招手了。其實我的確不認得這就是她，但是既然是個西洋女子而向我招手，那一定是她無疑了。

我走近她時，她很親密的同我拉拉手，好像十分熟稔似的。我在她對面坐下。她問我昨夜睡得好不好，問我昨夜什麼時候上船的，問我……我本來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被她東問西問，使我只會回答她的能力，而沒有反問的餘地。一直到她用完了早餐，拿香煙來抽時，我拿火替她點的一回兒，才找到一個機會問她：

「你上船恐怕已經快四點鐘了吧。」

「是的。」她把第一口烟吐得非常急，說：「因為我想，我早上船一定於你很不便，一個東方人到西方去正如我們西方人到東方來，這樣遠途的旅行，一定有許多親友來送你，看見一個異國女子同你艙，不是很不方便麼？」

「小姐，不過我想……」

「你不要這樣叫我，我們已經是夫妻，夫妻，照中國與西洋規矩都不能這樣稱呼的，是不是？你最好叫我名字，我的名字叫凱撒玲。」

「……」我臉有點紅，三十多歲了，結過婚，離過婚，生過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我，對她，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孩子，我會臉紅！

這時候，我心裏開始有點難過，我有後悔，我後悔不應當答應她來做我太太的，像這樣算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當教育部派我到歐洲考察職業教育案發表後，我到上海安頓家務，置辦一點行裝，我是向來不穿西裝的人，所以凡是襯衫領帶一概都要重新購置。就在那個時候，我在霞飛路上發現一井價格比較公道的小舖子，這井店很小，老板、帳房、伙計、店員都由一個人包辦，所以我買了幾次東西以後，就同他這個叫做舍而可斯的混熟了。他說他是挪威人，其實是猶太人，矮而胖，有一點鬍鬚，大概是四十多歲模樣。他說他走過不少地方，會說好幾國語言。我是預備先到法國去，可去我法語說不好，借他作一點練習機會，因此，有時碰到他沒有什麼買賣的時候，（他常常不忙，買賣非常少，或者一半也因為是盛夏的緣故。）我買了一點點東西，就同他談一兩鐘頭的天。

他頗健談，但總是嘆年頭不好，世界不景氣；窮，窮，什麼行業都不好，什麼地方都不好。由這些話出發，我就打聽他西歐的風俗人情，他的經歷，也談到一點主張之類。自然我也告訴他我要去歐洲等等了。

有一個星期日，我去咖啡店等一個朋友，一進門就碰到這位舍而可斯，他一個人拿

一份報紙坐在偏僻處，一個電扇前的下面，桌上放着一瓶啤酒，他一見我就拉我過去。我也就叫了一杯冰淇淋在他對面坐下了。

「天氣真熱！」他從心底裏吐了一口氣笑着說。

「熱，是的；你這樣胖，自然更怕熱。」我接着又問他：「你常常來這裏坐麼？」

「是的，我常常來。我在法國時候坐慣咖啡店了。」

「常常是一個人？」

「可是一到，這裏總可以會見朋友的。」

「那……」我想說「那麼你大概想不到會碰見我吧」的話時，他的視線忽然看到我身後去了，我無意中也回過頭來。

裏面出來兩個女的。我再回頭看舍而可斯時，他已經站起來非常熟稔地向他們招呼。我又看那兩個女的，她們也笑着在向他招呼。等我再看舍而可斯，她已經走出座位去同她們談話了。我自然不好意思多看她們，回過頭來，拿舍而可斯的報紙讀。可是我甚至沒有看出這是俄文報，英文報，還是中文報，我只是在想這兩個女的與他的關係，自然也是這咖啡店的老主顧是不成問題的。

沒有一回，他就回座了，我眼看着她們倆出去，我覺得這個穿嫩黃衣裳的姑娘實在

美。

「這也是你們猶太女子麼？這樣美！」

「美麼？我剛才該替你介紹。不過說到美，我以為中國人比隨便哪裏的人都美。」

.....

話就這樣講開去了，我所等的朋友始終沒有來，起初我非常盼望，後來想他一定不會再來，也就把他忘了。他忽然說：

「我要請請你。」隨即叫了許多洋點心啤酒，這樣一直到五點方才走散。分別時他好像碰了我的老友，叫我可以常常到那咖啡店裏去坐。

我自然不會常去那月咖啡店，不過陌生的吃他好些東西，很過意不去，所以隔幾天我就約他到廣東飯店吃了一次中國菜。他那天酒喝得不少，借這一點酒，談了許多他過去的經歷，縱要國際政治經濟的種種。他非常恨戰爭。咒罵世界各國擴張軍備的現狀，他說：

「歐戰時候，我們打仗，打仗，為什麼？有什麼收穫？有什麼代價？毀壞多少建設，死了多少人？我算算我親手殺死的人也不在一千以下。我為什麼要殺人？無冤無仇的

；」我看他太興奮了，插問一句

「你參加過歐戰？」

「哪一個人不參加？那時候十六歲的孩子都得參加！四年歐戰，我有三年在戰壕裏。半年在醫院裏。成千成萬人都在發瘋！」

「那你的運氣真不錯，倒沒有死。」

「沒有死，爲什麼沒有死是運氣，難道還要我看下一次大戰？人生經歷過這樣長的戰場生涯，活的也是什麼都單調空虛了，你想想，所有老朋友們都死了，我親眼看見他們在我身邊一個個倒下去，倒下去從此就再也不見他們起來。我的家是戰爭毀的，我的母親妻子與兒女也是因戰爭死的，你想想我活着有什麼意思？你那天咖啡店裏看見的那位穿黃衣裳的小姐，她的父親是我的好朋友，從小的朋友，但是死了，死得莫明其妙，要是不死，他一定是一個大音樂家，他對於音樂實在有天才，又肯努力，在戰壕裏他都不肯放棄他的小提琴。那麼，這還說什麼，無緣無故把這樣的天才犧牲了，而且這自然還不止他一個。這些犧牲算是爲什麼呢？殺死他的人又是爲什麼呢？殺死他的也就是我一樣的人，我殺死的千把個人當中，自然也有不少科學的藝術的天才，自然也會有個音樂家。我是最愛音樂的人，那末假如其中一個不被我殺死，成了音樂家，他就是我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文化。你說我爲什麼要犯這個罪，我不相信我沒有罪，平常爲了愛

情殺一個人都有罪，我無緣無故殺死千把個人爲什麼沒有罪？我本來是虔誠的基督徒，但等神父們說我是爲光榮爲什麼因而沒有罪的時候，我再也不相信宗教了。」他說完了還要喝酒。我看他太興奮了，勸阻了他。出來的時候，我叫一輛汽車送他回去，也許是吃了點水果關係，他似乎還清醒，他說：

「我沒有醉，沒有醉，不過酒一喝，興奮一點，說話就……很對不起。」

我回家的時候，覺得這個人的確不是一個普通的猶太商人，倒是一個可愛的有自己良心的人。因此無聊時有便時就更常常到他的店裏去談天了。有時也帶些親友到他那裏去買東西。

有一天，我同我一個親戚去買游泳衣，一進門他就說：

「徐先生，你怎麼好幾天不來？我正有件事同你商量。」

「什麼事？」

「我們明天談，明天下午七點鐘，到我家吃便飯，好不好？」

「到你家？」

「……他拿出一張片子。」

「你不是說你的全家都被歐戰毀了麼？叫我裝作不正經的笑笑說。」

「啊！這裏的家是我到中國以後，重新建立起來的。」他用手指指片子上的地址。實在說，我一半是爲好奇心所動，因此接了他的名片，也接受了他的飯約。不過我心裏有一點備促不安，他要同我商量的，到底是什麼事情呢？當時因爲有別的主顧進來，我就不好意思再問，就出來了。

我推測不出他要同我商量的是什麼事，後來我想他也許沒有什麼事情，只是一句空話，不過當我是朋友，要我到他家去玩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六點鐘，我按照他名片上的地名去找他。

這是一個 Apartment，他住在第三層，右邊。他有三間房子，二間較大的是寢室，對面一間較小的是吃飯間也是會客室，還有一間更小的是廚房，旁邊是浴室。

我一敲門，他就來開了，接着就向他的太太介紹，他太太大概快上四十歲了，或者年青時候也很美過，態度很柔和，有點像中國人的風度。

他太太到廚房去了，我同他在那間客室沙發上談話。

他沒有提起他所說的要同我商量的事情，起初只是說些上海住家房錢之類的空話。後來我看見牆上兩張照相，其中一張好像是家庭相片，他是很年青的在裏面中間立着。我就問他

「這是你以前的家庭了？」

「是的，那是我父親，母親，妻子，兒女。」

「這張呢？」我指另外一張說。

「啊，這是我，像我不像？那就是我的朋友，很有音樂天才的，就是你所看見的那件穿黃衣裳小姐的父親。」他說完了，看我對於他的經歷生活很有興趣，他就在几下捧出一大本照相出來。

他一面給我看，一面講給我聽；裏面有不少他的那位有音樂天才的好友的照相，還有許多那位黃衣小姐年幼時的照相，一歲的，二歲的，三歲的……八歲的，差不多年年都有——同着她的母親的，抱着她的洋娃娃的，坐在他父親鋼琴邊的，捧着小提琴的，同她別的親友在一起的……這引起了我對她的深刻的同情，一個無父的女兒，現在流落在異國。

他太太把晚餐佈置好，他方才把照相收起。吃飯時我同他太太談談日常生活方面的話，他可一直沒有提起他要和我商量的事情。

一直到飯後，他太太收拾着碗碟出去了，他招待我坐在沙發上。咖啡在我們每個人手上，香烟在我們嘴唇上，他開始說：

「你到歐洲是不是預備坐意大利船？」

「是的，大概是××××號。」

「啊，那好極了。假如你可以答應的話，她到可以跟你去。」

「誰？」

「就是那位穿黃衣裳的女孩子。」

「她也要到歐洲去？」

「是的，因為她的姑母死了，她要去承繼一份遺產。」

「啊！一同去那有什麼不可以。」可是他好像不注意我的話，說：

「她姑母是非常愛她的，她父母死後從小就同姑母在一起，後來她姑丈死了，她姑母又嫁了一個人。她就由她的叔叔同嬸母帶到中國來。啊，那天咖啡店同她在一起就是她的嬸母，她嬸母在這裏開鮮花店，她就在那裏幫忙。後來她姑母死了，遺囑裏說遺產之一半由她承繼，但是必須在她結婚以後。這事情現在已經兩年了，因為她沒有結婚所以沒有去。」

那麼她結婚以後去好了。」

「可是她一時是很難嫁人的，所以想現在去承繼去。這就是我要同你商量的事情，

因為實在算不出第二個人再比你合式。」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非常簡單，就是請你把她當作你名義上的太太，一直等她承繼到遺產後，你再走你的路。」

「不過你曉得，我是結過婚而且有孩子的人。」

「這有什麼關係。這完全是名義上一點事情，她在護照上用徐太太一個名義，到了那面，你同她到律師那面去一趟就完事了。」

「不過這終要讓我細細考慮一下。」

「你儘管去考慮，但是你的考慮，千萬不要以為我有什麼用意，我只是幫她的忙而已，因為她父親是我的朋友。其實上海也有認識的西洋人去歐洲的，不過都不合式，有許多說出去大家都曉得，有許多都是無知識的商人流氓，人格都很難靠，說不定要……他借抽煙沒有說下去，但是我是知道他的含義的。」

「……」我在考慮？其實我心裏已經是答應了，第一是我同情那個女孩，第二是我有點好奇心想滿足，第三是我相信命而可斯不是會怎麼陷害我利用我的人，我又同他們無冤無仇。

「我很希望你現在考慮一下，就回答我。啊，還有一樣，你熱票可以同她一道去買。成者就託她去買，因為她姑母有一個親戚在那裏任職，可以打六折優待。」他說了又恐怕我多心，接着說：「錢倒不是問題，不過終可以方便些，位子或者也可以好一點。還有，你意大利語不會，地方不熟，她可以陪你玩玩。」

這時候，或者我的心又加上了一個大折船票的利的引誘，可是，說是因為我想認識那位小姐，也是一個賴不掉的實情。我說：

「假如我的責任祇是如你所說的這樣簡單，我就擔任這件事情好了。不過我是坐三等艙的。」

「三等艙，是的，她也坐三等艙，坐二等艙才是傻子，都是相做的地方與相做的設備。」他說着同我拉拉手。又要我一個住址與電話號碼，我那時住在親戚家裏，我就抄了給他。他說：

「等票子接洽好了，我找你一同去買去。」

後來我回了鄉下一趟，出來到上海頭一天就知道他已經打電話來過，我跑去看他，他立刻同我到船公司去，票子早就替我預備好了，我付了六折的錢，就買了來。出門時，他忽然問我：

「你願意到船上去看看你的艙位麼？」在我，自然是想看看的，因此沒有異議就上了電車。

六十一號是雙人房間，上下舖，光線極好，我的票子是寫明B舖，這就是下舖。我說：「輪船上何必同房。」

「是的，旁邊一間就是四個人的了。」他的意思好像是說兩個人一間是比四個人一間好許多的。

「兩個人一間？」

「那麼上舖？……」

「上舖就是她的。」

「她的，爲什麼要買在一間房間？」我的意思是我不過是她承受遺產時一個招牌，「啊，那是她定的，大概事前什麼都沒有指定，公司以爲你們既是夫妻，好一點房艙當然是兩個人一間的了。」他毫不以爲奇地說。

「……」我心裏很不舒服，自然也露在面上。

「還有什麼關係。」他笑着說：「你也太……況且你早結過婚。」

「沒有什麼關係，不過總不方便。」我勉强的笑。

「不方便！上船的時候我興趣還點上船好壞，省得你太太看了……」

「太太倒是沒有的。」

「你不是結過婚，連小孩都有了麼？」他好奇地問。

「但是我離婚已經三年了。」

「小孩呢？」

「都在我老家母親那裏。」

「啊！那更沒有關係。」他說了放懷地笑。

這時候我們早上了碼頭。船票已經買好，自然不會再去換，我們就在電車站上分了手。四點鐘動身前兩天，而可斯有電話給我，我沒有在家。因為連日忙於應酬，我到動身前夜才去看他，對他致歉，並且對他道別。他說他於星期四曾經給我兩個電話，我都不在家；星期五晚上他請那位黃衣小姐吃飯，想同時邀我，可以讓我們先談談，但找不到我，說完了並且問我明天中午有沒有空？我謝謝他的好意，因為我實在再分不出工夫來了，於是他說你們就在船上自己認識吧，接着還開一句玩笑。

「一對蜜月旅行的夫妻。」這樣我就做了這個不相識的黃衣小姐的丈夫，這就是今天這個穿綠灰衣裳的女子。

我臉紅，但是所有後悔都來不及了。我感道不安，這樣不安恐怕要忍耐一個月了，我有點怕；

她真活潑，不到一天工夫把船上差不多的人都交際到了，在甲板上，她交際一個，不一回就來同我介紹：

「這是某某先生，某某太太，這是我的丈夫。」這些某某某某的名字，我一個也記不清楚。我本來生性不很會交際的，所以她同我介紹以後，我總是隨便敷衍幾句就不說話了，她們說得很起勁，有一個意大利青年同她只是說個不了，她一面同他說，一面看着我，好像故意要我起一點妬嫉或者是好勝的心理。她這種態度，對於一個中年人像我這種是不發生效用的，第一是我見過不多這種女子，第二是我心裏有許多不安，第三在我意識中我是她父親的朋友，而且舍而可斯家中她的童年的照相，使我對她的印象更加年幼一點。所以我在感情方面是非常平靜，至少也同當時的海一樣平靜；爲怕我萬有一點不平靜浮在我面上，所以我找了在不遠的一個老頭兒，談起話來。

這或者有點使她不舒服了。她過來找我，說她要到艙裏去拿望遠鏡，要我同她一道去。這在事實上我不能拒絕她的，但是我各應一聲就只願一個人往前走，她在我後面，但隨即追上來把手臂挽在我的臂上，用眼睛望那正在看她的意大利青年。

到了繪內，她就說：

「你現在是我丈夫，應當要像一個女子的丈夫。」

「但是我只是名義上的。」

「那麼什麼叫名義上呢？至少外表上你要做我丈夫的樣子。是不是？」

「假如我可以做女子丈夫的樣子，我也是中國式的丈夫。是不是？」

「中國式的丈夫，對妻子，假如說外表上負責比西洋式少，可是其心理上的負責是比西洋式爲重的，可是你……」

「我，實在說，我不是孩子了。我腦筋，我思想是有許多人事與別的心事佔據着」

「那末你以爲我還是孩子麼？」

「自然了，你有許多童年的照相在舍而可斯的家裏我都看見過。」實在，這話只是反映我自己的心理，不是能來證明她是小孩子的。可是她並不正面反駁，她只是笑笑說：

「可是我現在是你的妻子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生活得同我一個人出門時一樣，看看書，同別人談談，下棋。對她，她要同我談，我就同她談，她要同我在一起，就在一起，否則我就不管她。自然有時候好幾個鐘頭不見她，我也感到難過，不過我始終持着。每天早晨醒來，

我終感到我不當負起這個責任，因此我更不願再生是非。可是夜裏，有時候我先下艙去，她總是跟着下來；有時候她先想下艙，她總來叫我，有時候我在坐起間，她要在甲板與別人（多半是有那位意大利青年在內的）去玩時，她終對預先說叫我進艙時去叫她。但是在我，我是怕，假如我去叫她時，她正在同別人講戀愛；我這似丈夫而非丈夫，似不吃醋而有時候不免要難過的男子，就會有點窘，所以在這個場合上，我終在坐起間等她，有時看書，有時寫信，假如有人，我也就同他們下下棋。

回到房間裏，她一定要同我談許多話才睡覺。她告訴我同船的許多人的事情，她告訴我這意大利人是法西斯蒂者，但是她說，法西斯蒂會這樣浪漫要同她講戀愛。我說，戀愛是年青人的事情，與法西斯蒂，共產主義有什麼關係？

不知從那一天起，她先睡在下舖，叫我坐在她旁邊同她談話，以後就常常這樣做。夜裏，我終要醒幾次的，有時她沒有蓋東西，我總替她蓋蓋好。

日子一多，我也成了習慣。有一次夜裏她又講起意大利人了。我說：

「他也許真在愛你，我想你也會愛他的。」

「我，我倒有點愛你，但沒有愛他。」

「愛我？……」我笑笑，或者是想掩飾我自己心裏的感情，這感情，不掩飾的說

有七分是受寵若驚的感覺，但過後就浮起三分感覺，覺得這祇是這種典型女子的口頭禪。

「我想你也有點愛我的。」她說時眼睛看在別處。
我不知怎麼回答好，笑笑，但接着我說：

「你以爲一個人愛一個人，自己在當時一定明顯地意識到的麼？」

「那麼你只是偷偷地在愛我吧，所以不敢明白地說。」

「什麼叫做偷偷地，我愛你難道要怕什麼？」

「無意識的有東西在怕，我知道許多大學教授愛他的女學生，許多富豪主人愛他的僕婦，許多上輩愛下輩都是這樣偷偷地的。這種愛，只有大詩人大藝術家敢明白地說，哥德八十歲時還愛人家小姑娘，其實誰沒這愛，不過只是不敢說吧了。」

「你以爲我們這樣短的時期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愛麼？」

「愛是一剎時的事情，有時候常常有十年的友誼沒有愛，忽然一瞬間發生了愛；但是這愛同一見傾心所發生一樣，所以愛與時間並沒有關係。」

「……」我回答不出來，從她的床沿站起來去洗手去。洗完手，我拿刀切一隻橘子，把一半給她。她忽然，好像有幾分開玩笑的說

「你想我們倆要是真的結婚了是幸福麼？」

「我沒有想過。你以為同中國人結婚是幸福的麼？」

「難道種族不同結婚不好麼？」

「這是法西斯蒂者的理論，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借此把話拉遠了。

.....

我睡下去，但沒有睡着，我發現她的確是在愛我，但是她怎麼會曉得我在愛她呢？這連我自己都不曉得，假如她不提醒我的話。

這是前兩天的事情，海上風浪很大，她暈船了，躺在艙裏。平常我總是不常管她，故意矜持着讓她同別人去玩，可是她一病，我不自覺地在艙內整整伴她兩天，她在這兩天中完全被我所占有，我無法掩飾我臉上所表現的心頭的快樂。我沒有矜持。我只想到她同別人在一起時我要矜持，但沒有想到她同我在一起時我也要矜持。現在是一個焦點，一個人在愛一個人時，自己不知道時還可以裝作不愛她，自己知道時已經不能夠：自己知道了，而那個也在愛他的對方不說穿時也還可以矜持，對方一說穿就更難了。現在倒是怎麼樣呢？對她承認呢還是不？追求她呢還是不？追求她又怎麼樣？帶她一同走一同回去呢？還是怎的？問題是我有一個農村的老家，我的父母是樸素的農民，我動身那

一天，母親說，千萬不要娶外國太太。是的，因為這是件絕對不能調和的事情，但是我腳沒有到外國，已經娶了一位外國太太，這倒算是什麼回事呢？左思右忖，我想反正快到歐洲了，早一點把她事情弄好，如果感情上都平安無事，那末更好。否則，什麼都只好聽命運了。

她在下舖也沒有睡着，一次二次翻身，但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她的目的地是納不而斯，納不而斯終於到了。

她會說意大利話，所以一切都很方便，第一先找了一家旅館，因要像是夫妻，自然要在一間房裏，她接着就說去找律師，她說找到了問清楚以後，再同我一起去，可是他回來時候說，那位律師到羅馬去了，五天後方才能够回來。

「五天？」我實不想就這麼久的。

「沒有辦法，只請你犧牲一點了，反正你也可以借此玩一玩。」

第二天。

可是她並不陪我玩；她告訴我一些地方的交通路線，就一個人出去了。

我玩了一天，回來的時候她還沒有回來；我在旅館裏一個人吃飯，她還沒有回來；飯後許多工夫，她還沒有回來；十二點，一點，二點，三點鐘的時候，她回來了。我自

然沒有睡。她一進來就大聲笑，我知道她酒喝得很多，坐到沙發上就抽煙；這笑，這坐，這抽煙，完全不是翰墨上的她，變了，爲什麼忽然變得這樣呢？

「凱撒玲。」我很莊嚴地叫她。

「你今天玩得怎麼樣？」她問我。」

「我正想問你呢？」

「我，被朋友拉去，跳了一夜舞。我們睡吧，明天我早起還有事情。」

第三天。

她又告訴我一些地方的交通路線，她自己又出去了。

我玩了一天，回來的時候，她還沒有回來；我在旅館裏一個人吃飯，她還沒有回來；飯後許多工夫，她還沒有回來；我知道又是同昨天一樣了，我就先睡下，但是怎麼也睡不著；我聽教堂的鐘聲十二點，一點，兩點……大概是兩點多的時候睡着的，她來我沒有睡，一直到她盥洗完畢，換好了睡衣叫我。我不知道她是爲什麼，突然會跳進了我的被窩。我驚醒了，我不知怎麼樣好，我說不出當時是什麼心理，或者有點光榮，但大部是不安。她脣上滿是酒香，我說不出一句話，最後，我不知自己的用意是什麼，我說

「這算是幹麼？爲什麼要這樣呢？」

「……」她不說話，微微嘆一口氣，這不是憂鬱，只是疲倦。她的手腳很冷，我握着她的兩隻手：

「凱撒琳……」

「假如我們大家認爲是相愛的話，今夜我們應當真的結婚了。」

「我們不等於早結婚了麼，假如我們大家承認是相愛的話。」

「但是……」她說着把身子貼我很緊，手抱着我。

「凱撒琳，我想這是東方與西方不同之點。」我說。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她說。

「我是說中國人愛情，是把肉體的關係，當作愛情之始點的，而西洋人則是把牠當作終點的。」

「這話怎麼講呢？」

「那就是說，比方我現在同你發生了關係，在我是將更加愛你，別開了將更加思你，而你，你是西洋人，發生了一次關係，好像愛情已經有了結果，就可以立刻把我忘掉。中國有一句俗話，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就是指中國人愛情的特徵的。我們不久要分

別了，今夜一夜以後，在你是可以永遠把我忘掉，而我將永遠日甚一日的想你起來了。」

「不過……」

「我們不要這樣，假使我們可以結合，我們將來真正結婚就是。我現在要知道的是你這兩天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以後會曉得的。我今夜……但是也好，不過請你真正告訴我你是不是真的愛我呢？」

「我不愛你，那末我為什麼不同你隨興玩玩，明天各走各的；因為愛你，因為我看重我們的愛。……」

「……」她不響了，熱烈地吻我，鐘聲的搭的搭在響，她脈膊也像的搭的搭在跳，最後她在我臂上睡着了，我在她柔和的呼吸中浮起我滿心的不安與疑問，以及一種說不出的壓迫。

事實上，到現在，這份愛是必須用結婚才能結束了，叫我怎樣再來猶疑與矜持呢？但是對於她，兩天來，我是比在船上更加不了解她起來，這兩天生活她到底是怎麼過的？她為什麼忽然要過這樣的生活呢？在這裏，她有朋友自然是可能的，但一定要這樣晚

來，一定要喝許多酒，我是想不出其中的理由。我殫盡理由來替她解釋，都沒有有一個滿意的自圓的說法，我開始陷於深深的黑暗之中了，我想除了問她一個究竟以外，是沒有法子知道的。……

第四天。

可是我醒來的時候，她已經在梳洗。我第一句就問她：

「今天你打算怎麼蒸呢？」

「今天我還有事，你可以坐汽車到潘沛依去玩一天。」她說時好像昨天並非是睡在我懷裏似的。

「你這天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知道。」

「不，到今夜你就可以曉得了。」她對着鏡子看自己，雖然在同我說話。我這時已經起來了，但是她從容地走過來，同我接一個吻就出去了。我在那一剎那，好像是比她年青的孩子一般的。至少她在態度上是這樣在對我。

我沒有照她的計劃去玩，一上午是煩悶，沉重的煩悶，想寫信寫不成，看書看不下。我不知怎麼才好起來。

中飯後，我一個人出去散步，心中非常紊亂。我想念她的行徑，想念昨夜種種，想

念以後……

這時街上行人不多，三三四四有電車汽車走過，我忽然看見一輛黑色的汽車後衛的一對男女人影，我眼睛一楞，因為那汽車壓在電車後面，走得很慢，所以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女的正是凱撒琳，而男的則是同船的意大利人，她們非常親熱地在談笑。我當時很想去叫她，可是汽車不久即掠過電車不見了。不知爲什麼，我剎那間起了一種有生以來沒有經歷過的妬心，我抑不住自己的難過，我想叫汽車趕上去。——但是趕上去有什麼用？我甚至想自殺，但這樣自殺有什麼意義？我在無可奈何之下回到旅館，我想立刻動身，離開意大利去法國，但終於又氣餒下來。我實在在愛她，我不止是想到我的名義丈夫責任還沒有完，而且需要會見她一次，無論死，無論走，都要會見她一次，……於是

我頹唐地回到旅館，躺着抽煙，等時間一段一段的過去。……

晚飯後，我實在支不住我心中的悲哀了，我打聽一個跳舞場，換了一套衣裳，去了。

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喝了許多酒，同幾個會說法文的妓女玩到四點鐘，我才頹唐地回來。

一進房門，凱撒琳已坐在安樂椅上，看我一聲不響半醉地進去。她驚奇地立起來。

讓我坐在她讓出來的椅上：

「徐，你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我憤怒地說。

「我？我現在什麼都可以告訴你了。」她說完了拿出兩支烟，一支給我，一支自己抽着，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非常沉靜，鎮定，安詳。

「實在，我來不是因為要承繼遺產。」她歇了一口氣說：「我父親是猶太人，時候死了；我母親是西班牙人，歐戰時候是有名的間諜，她那時候扮作替軍隊洗衣服的女子，那時我才六歲，幫她送衣取衣，自然，當時母親並不讓我知道她是間諜。她現在還活着，在西班牙作戰。我呢，不瞞你說，在繼續她的革命。這裏常常有軍火送到佛蘭科那裏去，我是來做破壞工作的。」我楞了；但心裏還有幾分不信。這不是太像小說上的故事麼？我遲緩地問：

「那末要我同來作什麼呢？」

「沒有你我是進不來的。所以一定要你做我丈夫，一定要同船，一定要同你同時睡覺，一定要你真像自己太太般的對我，無非是要多些保護色而已。」她好像已用盡了力氣，帶十分疲倦的語氣說：「我來這裏做這樣的事，已經是第三次了。這次的成功是必

必須以死換得，但現在我已經逃過了這份命運。這份命運由一個愛我的人代替了。」

「愛你的人？」我有點怕。

「是的，但不是你，是同船的意大利青年，」她說完了忽然興奮地坐到我懷裏，繼續說：「現在快理東西，五點鐘有車去法國，我們必須走，不然許多意外事情是難料的。」

這時候，我變成六歲時候的她，而她，則是她母親的替身。我什麼都照她做，我對她滿是信仰敬愛。兩個鐘頭以後，我們在一點鐘六十哩的火車上了，她總是愉快，活潑，輕輕快快的望望窗外，對我笑，同我閒談，可是我，我在沉思，我好像在夢中，整個的外界好像對我變了顏色。我對於她，對於這件事，都有許多不解，我想問許多話，但是我又感到她好像不要我問這些沉重的事情似的，我總於又抑住了。最後，當車到法國境內時，我終於簡單地問了她三四句，我說：

「你既然只要我帶你入境，爲什麼要我耽擱這麼久呢？」

「不是還要你帶我出來麼？實在不瞞你說，在我預先的計劃中，是假如事情必須有一個死的代價時，或許就犧牲你的，但是我愛你，而你一路來對我純潔的感情使我有點不忍，所以在必須有一個人犧牲的事實再無可避免的那天晚上，那時我在你懷裏，我

不能決定的是到底應當使你爲我死，還是我爲你死。甚至我不願想，我只想無論你死或者是我死，我們終應當先結合的——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他……」

「那麼，你同舍面可斯預先計劃中是把我……」

「是的，但是你不要怪他。你自己也應當這樣想，正如我所想的一樣，我們個人不是比西班牙水深火熱的全體人民要輕麼？」

「……」我沒有說什麼，我只是默默地愛她。

巴黎報上正喧鬧着那件大事，而替她死的孩子，也替她接受了光榮。

當我把我們結婚消息寄給舍面可斯後，一星期中我們過着天堂一般的生活，在目前這樣的心境之中，是沒有能力把這生活來敘述的，實在，敘述起來也是太傷心了。因爲一星期後，她就去德國了，我自然沒有理由阻止她偉大的使命。當我從車站上送她回來，腦筋裏只有她在車上向我揮手的印像，這印象，是矯健，活潑，愉快，勇敢而輕捷，可是我則陷於呆木憂鬱懼怯的相思之中，而且這相思是日甚一日的加替，因爲，（我止不住我的淚）她一去就從此沒有音訊了。

不久，報上傳到一個可怕的消息，我雖然明曉得有她在內是無疑的，但我還是每天期待她的訊息。

可是最後，舍而可斯來信了，他簡單地感傷地說：

「她的愛與美，精神與肉體總是爲世界的光明燒作了火把！」

是的，她是光，是火，是星，是把自己的光與熱散佈給人類，而自身消滅在雲海之中的星球。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夜半於巴黎。

賭窟裏的花魂

一

菜室裏非常零落，許多位子空着。但是我竟未去占一個空桌，無意識的被一條冷颯颯的視線吸去，坐在那視線的對面。因為我當時心裏正懊惱着；

「我會沒有追『中紅』！」坐下的時候我還在想：

「我要是連追三下『中紅』。過去所輸的款就可贏回一半，而我也可決心洗手不再來這種地方賭博了！」

「輸了麼？」這聲音像從視線發出來似的。我立刻浮起兩重不安：第一，我怎麼會什麼地方不坐而坐在一個陌生女子的對面？第二，我感到自己在思想時候，一定無意識地嘴裏唸唸有辭，讓這個陌生的女性窺見我心中的思維。

「是的。」我無意識的回答她。但是我立刻想到這視線的古怪，輕輕易易的會把我吸去，坐在她的對面。

這是一對淺藍的眼白配二隻無光的眼珠，有長的睫毛，但沒有一點點油膏的痕跡。上面是自然細黑的眉毛；鼻子兩面有排泄的油垢；面色蒼白；嘴唇發乾，像枯萎了的花

頭髮沒零亂；一件紫色條紋比她眼白稍藍的藍底旗袍，長袖的，露出細瘦的手，指上辦沒有寇丹的痕跡與指環等的飾物，中指食指與大指都發黃，這時正夾着半段紙烟。

侍者上來，我說：

「一客公司菜」但是我立刻想到她：

「這該是一個賭場裏兜生意的賣淫的婦女。倒是很美。」

可是這個估計使我自己也覺得可笑起來，因為假如是賣淫的女子，總應該有點打扮，至少這樣蒼白的面頰該有點胭脂的點綴。我視談又射到她身上。

「那麼一定是個老賭客。」

她忽然笑了，露出整齊的牙齒，但是黃黑得如老黃的珠子。我爲她可惜。她眼睛低了下去，一排長睫毛簾子般掛下來；透露一個乾澀的笑容，她說：

「你賭了不過三個月。」

她聲音是這樣的低微，難怪我剛才疑心她眼睛在說話。

「三個月？」我想這想確是三個月了，三個月中我會沉湎於這些賭場！

「是的，有三個月。但是你怎麼知道我是有了三個月的賭博生涯？」

「我知道你不過三個月。」

「是不是因為我輸得不够多。還是我來賭的第一天就被你注意了。」

「老實說，我今天第一次來這裏，也第一次見到你。」

「那麼一定是賭場裏的人，或者是侍者告訴你的。」

「我並沒有工夫打聽這些與我無關的事。」

「那麼爲什麼你要猜我三個月，四個月呢？」

「那是我爲你可惜。而我，我對於賭場裏的人都當作花看待的。」

「花？」

「是的。」她又是笑：「不錯，花。」

「我不懂。」我注視她掛下去的睫毛。

「我自然不懂；」她收起笑容，注視着我：「我都當它花，看她們是綠色蓓蕾般，不使人注意的出現，於是乎長大，於是乎放苞了，於是成了一朵令人注意的花，於是有一點凋謝，枯萎下去。」她用細長的手指將餐桌上的花撫摸着。

「那麼我呢？」

「你是還未開足的花，你看，那面，……」她偷偷指着旁邊餐桌上的客人。

這面是一個穿中裝的中年男子，頭髮零亂，衣服不整，鬍鬚未修，眼圈發黑，頭低

着正在想心事。

「這是一朵已經枯萎的花。」

「那末你自己呢？」我笑了。

「我，我開過，最嬌艷開過；我凋謝過，最悲淒的凋謝過；現在，我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花魂。」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花魂？」

「你，……」她又笑：「你還不懂我的話，再賭二年你才能聽懂。」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有三個月的資格？」

「因為，你是朵才開的花。你現在還沒有忘去注意你的衣飾，還沒有忘去注意你的睡眠。輸吧，再輸下去，你就做這裏的施主，於是你是這裏的寵兒，餐室是你的飯廳，烟榻是你的寢室，賭廳是你的會客室，僕人是你私有的，電話也是你私有的，你是這裏的明星，許多別才都是你的倍襯。那時候你的花已經算是開足，直到你完全輸光。但是你還有房子可以賣，東西可以當，於是你再來。不過你不再注意你的地位身價與衣飾，你想在賭裏反本，這時候你已經枯萎了。牡丹謝了有荷花，荷花枯了有菊花，菊花凋落了有梅花，依花的性質與環境決定時間的久暫，但是天下無不謝的花朵！」

着正在想心事。

「這是一朵已經枯萎的花。」

「那末你自己呢？」我笑了。

「我，我開過，最嬌艷開過；我凋謝過，最悲淒的凋謝過；現在，我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花魂。」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花魂。」

「你，……」她又是笑：「你還不懂我的話，再賭二年你才能聽懂。」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有三個月的資格？」

「因為，你是朵才開的花。你現在還沒有忘去注意你的衣飾，還沒有忘去注意你的睡眠。輸吧，再輸下去，你就做這裏的施主，於是你是這裏的寵兒，餐室是你的飯廳，烟榻是你的寢室，賭廳是你的會客室，僕人是你私有的，電話也是你私有的，你是這裏的明星，許多別才都是你的倍襯。那時候你的花已經算是開足，直到你完全輸光。但是你還有房子可以賣，東西可以當，於是你再來。不過你不再注意你的地位身價與衣飾，你想在賭裏反本，這時候你已經枯萎了。牡丹謝了有荷花，荷花枯了有菊花，菊花凋落了有梅花，依花的性質與環境決定時間的久暫，但是天下無不謝的花朵！」

「贏，那要看情形。」

「如果只想贏一千，我可以替你代賭。」

「一千，你可以保贏麼？」

「你相信麼？」

「這很難相信。」

「那麼你不妨試一次。」

「你代賭。」

「是的，你把錢交我，全權交我賭。」

我忽然想到她或者會是騙子，但是她這種花魂般的氣質、態度，倒使我有點迷惑。

於是我微笑：

「……」

「如果你相信我，你可以回家，回頭我送錢給你。」

——那麼這一定是騙子了，我想；但是騙子會用這樣傻話來騙人的麼？於是我說：

「我自然不能太相信你。我們是初會，是不是？」

「……」她冷笑，又是放下她叢長的睫毛。

「但是，」我有點被她迷惑，我說：「自然，你可以幫我賭。我們回頭一同去。」
「我不是想賭。」她又笑：「老實告訴你，我不願意你墮落。」

「你爲我贏一千元，你以爲我就會不想再賭了麼？」

「於是我教你這賭的真銓，你自己會看穿這是一定要走到枯萎的開花！」

「那麼你回頭教我打，好不好？」

「我不是教你賭博。一句話，你要不相信，你可以旁邊看着，但是你必須全權交我。」
「好。」

「但是有一個條件，贏了以後我要拿一百元。」

「啊，你原是做這個買賣的。」我半真半僞的探她的身份。」

「笑話，我到底不是神仙，而賭場裏難道允許有這樣的生意經麼？」

「那麼假如輸呢？」

「不會。目的限於一千元，大概還可以。超過一千，就不見得有把握。」

二

於是我們回到了賭檯，我換了五百元的籌碼交她。

「爲什麼不換一千元？」

「需要麼？回頭不也可以換。」

「需要，我需要全權。」

於是她又換了五百元籌碼給她。

她看看過去所開號子的存根，用鉛筆記錄現在的所開號碼，抽着烟，喝着茶，同我談些許多不關於輪盤上賭博上的事。

我心裏很焦急，沒有聽到她說什麼，也不知道回答她什麼。她的心似乎不在賭博，我真怕她會把問題混開去，拿我一千元錢跑掉。

「爲什麼還不打？」我實在熬不往，問。

「不要着急，你不是把全權交我了麼？」她又是笑。

「……」我皺皺眉頭，沒有再說什麼。

大概閒坐了十次的賭注辰光，最後四次，幾乎都是「對穿」；她都沒有下注。我心裏着中了兩次，雖然沒有說，但心裏總有點懊惱。

於是我又換了三百元的籌碼，同她說：

「我自己賭我的好不好？」

「你爲什麼還要自己……」

「我實在熬不住。」我苦笑着，她也笑了，但是沒有說什麼，只是抽煙。

我看中了一下「大黑」打下去，她理也不理我。

大黑果然中了，我露勝利的微笑，她一點也不驚異與羨慕，也毫不提及，問我要橘子不要？因爲她正在剝一隻橘子。

我搖搖頭，下我的注子，大概一個鐘頭模樣，我手頭有一千多籌碼了。

她忽然打了一下「中黑」並翻「大紅」，這剛剛與我相反，因爲我打的正是「中紅」；可是我失敗了。我又追「中紅」；她可加倍打了中黑，盤停了來果然是「中黑」，這樣四下，她已經大贏，我可輸了！最後她還是打「中黑」補「大紅」，盤停下來又是大紅，以後她又打。又是一刻鐘工夫，我輸光了。

「你可以把你的碼子給我一點麼？」

「這怎麼可以？」

「那不是我的麼？」我怕她要賴我了，所以嚴肅的問。

「是你的，但是我有全權，如果你要，你拿一千元去，其餘的可不是你的了。」她又溫柔的笑。

元。

「其餘的？」我有點生氣。

「那麼我們走吧！」她向賭檯換現錢，回過頭向正想對她發作的我說：

「你太不相信我！我們到外面兒玩去，好不好？」她說完了拿現款，是三千幾百

付好小費頭錢，她拉着我的手臂，像是我的情人或是太太似的走出來。

「你跳舞麼？」

「唔。」

「那麼到舞場，好不好？」

「好，可是錢……」

「你餓麼？」

「我不餓。你到底……」

「錢，是不是？你不相信我，好，那末我們先到咖啡館。」

上車，她指揮車夫到靜安寺路。我說：

「我喜歡饒飛路咖啡館。」因為我怕靜安寺路有她同幫的黨羽。

「好。」她隊即對車夫：「到霞飛路。」

霞飛路到了，我們在咖啡店坐。

「現在好，錢你拿去。」她把錢都給了我：「你看我是不是有信用的，現在看你。」她第一次注視着我笑。

我給她兩百元錢。

「兩百元麼？」

「不夠？」

「就是照算，一千元抽一百元，也該……」但是趕快笑繼了上句說：「不過沒有什麼，你或者會成爲我的朋友。」

我又給過一百元，說：

「現在大家終都滿意了。」

她睫毛垂下去，笑。

咖啡以後到舞場，同她跳了十幾隻舞，天明時候我要送她回去。

「不。」她說：「還是各人一輛車吧。如果明天你還需要我，夜飯後我在那家咖啡店等你。不過不要多帶錢，一千元，只許帶一千元。」

第二天，我果然在咖啡店碰見她，同她一同到賭場去。今天我已經完全信任她，所以我坐在一旁，一句都不說。

她輸輸贏贏態度終是一樣，最後她已經輸剩二百元，可是又被她掙回來，大概贏一千多元的時候，她就拉着我走了。我們又是到舞場，今天同她跳舞，我感到非常的舒適，天未明的時候，她要回去。

「今天可以讓我伴你去麼？在你地方同你談到天明。」

「你以為我家裏沒有別人？」

「沒有，我想一定沒有。」

「假如，不便是不是？沒有，有什麼話要同我一個人談呢？」

「談談你的身世，因為你實在神秘！」

「我是賭窟裏的花魂，你還不明白麼？」

「我明白，但是詳細？」

「過去我不想談。」

「你喝酒麼？」我問。

「自然。」

「那麼我們買點酒到你那裏去喝喝好不好。」

「好吧。」

於是我們在酒櫃上買了兩瓶威士忌，到她那裏。

她住在一間外國人家的樓上，那間房子可真不舒服。空氣不好，光線不明，地方很亂，床上放着鴉片盤。

「你抽鴉片？」

「是的。」她說完了就倒在床上，點起鴉片燈，拿起鴉片鎗，裝起烟來：

「你躺在那面好不好？」

「好，我坐在這裏。」沒有躺下去，但是我把她床上的衣裳拿到沙發上。

「你抽幾口麼？」

「不。」我說：「你爲什麼弄得這樣」

「怎麼樣？」

「潦倒是不是？」

「哼……」她笑着，就抽起烟來。

「我想你應當改正你的生活。」

「爲誰呢？」

「爲你自己。」

「我有什麼？」

「一個美人。」我這樣想，無意識注視着她說：

「美人，是的，你先注意你的康健，於是注意你的裝飾；你應當愛鏡子，你就會是

一個了不得的美人。」

美人同入有什麼分別？」

「沒有，是的，不過我爲你可惜。」

「先讓我可惜你吧，你現在還輸多少了？」

「足足還輸一萬元。」

「好，那末明天再去。」她這時已抽完了一筒烟，站起來，拿起兩隻不潔杯子：「

你把酒瓶開開來好不好？我去洗洗杯子。」

她回來時，我已開好了酒，她倒了兩杯，說：

「喝。」她沒有坐下，一口就喝乾了。

我大概喝了五杯，她已經喝了十二杯。

「談談你的過去好不好？」

「好，」她看了一下：「但是有什麼可談呢？」

她又倒在床上，拿起烟槍烟杆。

「你靠賭不是就可以舒舒服服生活，何至於弄得這樣潦倒？」

「靠賭生活，所以只好這樣！」她嘆了一口氣。

「奇怪，我不懂。」

「你自然不懂！」她抽了一口烟：「現在你回去吧，天已經亮了，晚上再在咖啡店等我。」

我出來，在汽車上想想，還是一個不懂。

晚上我們去賭，又贏了一千元；隔天又去，在賭場上坐了三個鐘頭，她沒有下一次，忽然站起來說：

「我們走吧。」

於是我們出來。她說：

「今天一點沒有把握！好，你回去吧，明天晚上再來。」

「還是那家咖啡店麼？」

「好。」她上汽車走了。

以後終是二千三千一千的贏，只有二三天輸了兩百四百的，輸了以後，她站起來就走，以後又是天天有贏。

這樣一個月以後，夜裏在她寓所，她說：

「現在你還輸麼？」

「不，我倒贏了幾千元。」

「幾千元？」

「大概三五千吧，我沒有仔細算。」

「那麼，從此以後你不必再約我去賭了。」

「爲什麼，這樣不是大家都滿意麼？」

「你這樣就滿意了麼？」她低微地說，揚揚眉梢，垂着睫毛，似諷刺也似開玩笑。

「爲什麼？」

「爲什麼不？你沒有正當職業麼？」

「沒有。」

「那麼你以前幹什麼的。」

「一定要幹什麼？」

「因爲你一定不是專門白相的人，我第一次印象就知道。」

「是的，我正在預備寫一部書，先想多收集些材料。」

「那麼你多少日子沒有做你自己的事情了？」她燒着雅片，又是笑，沒有看我一眼。

這可提醒了我，我自從到賭場以後，我幾乎沒有看一本書，沒有拿一次筆過，我心裏非常慚愧，而且對自己奇怪起來，我會完全忘掉了自己。她又揚一下眉梢，垂着睫毛笑着說：

「那麼，現在這樣的生活你就滿意了！」

雅片燈的光照着她臉，這臉這時有神聖的光，我從她身上看下來，彎着的肘，曲線的身材，擱於凳上的腳，二條勻整的小腿。

「我滿意着，是的；如果你不說，我似乎忘了自己。」

「那麼好，從此你不要再賭，也不必再來會我。」

「不要再賭，好。」我說。

「那末你可以回去了。從此再不要走進賭場的門。」
我站起來。

「但是爲什麼我不再來會你呢？」我說。

「會我幹什麼？」

「我們的友誼，而且你，你是神秘地救了我。」

「友誼，我是你的賭友，你不賭了，還會我幹什麼？而且我是靠賭博生活的，你難道也要學我好？再會。」

這樣我就出來。第二天我買了許多東西去送她去，但是她不在，我留給居停主人。

那是一位立陶宛女人，我問她什麼時候這位小姐可以在家。

「上午是她睡覺的時候，兩三點鐘醒來就出去。」

「她常常有人來找她麼？」

「沒有。有裁縫送衣裳來什麼，都交給我，她關照我在她睡覺的時候不許吵醒她的。」

「那麼怎麼碰得見她呢？」

「舞場裏。」

「舞場？」

「我也不知道什麼舞場，不過她說她是一個舞女。」

「……………」

這樣我留一個條子，約她於明天晚上在我們常約的咖啡店會我。就出來了。

但是第二天我白等了一場，她竟沒有來。以後幾天我都在想她，一直沒有恢復我正經的生活。

大概五天以後吧，我決定到賭場去找她。爲發誓不賭，我只帶一點另錢。

我這樣等了三天。

第三天我碰見她了。她正走進輪盤賭的大廳，一見我就說：

「怎麼，你……」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皺了一下眉，這份眉毛的表情已經將眉毛美發揮到了極致。又說：

「你怎麼會來？」

「不，我只是爲等你。我們到外面去好不好？舞場？」

「好吧。」

於是我們到了舞場。

「你不是答應我不賭了麼？」一坐下，她就這樣問我。

「是的。」

「但是你爲什麼又到賭場？」

「爲的是要碰見你。」

「要碰見我幹什麼？」

「因爲我想你。」

「想我。」第二次皺着眉注視我。

「因爲，……因爲你救了我，使我可以回到以前生活軌道上去。所以……」

「那末你好好生活，就不虧我救你的意思。」

「但是我還是不能好好生活，因爲我想你。」

「那末你要怎麼樣呢？」

「我要找你同你說，假如你不許我同你來往，我只好再用賭博來刺激我自己了；如

果你許我同你來往，那末我們再一同去賭。」

你的意思就是橫豎都要去賭就是。」

「不，假如你允許同我來往，又不許我賭，那末你也不許去賭。」

「我，但是我是靠賭爲生的。」

「能够以靠賭爲生的人，也能靠別的爲生。」

「那除非你給我錢。」

「我給你錢，可以。但是你要聽我的話。」

「你的話。」

「是的。」我嚴正地說：「我要你改變你的生活，我要你戒去嗜好，我要你打扮你自己，講究你的衣飾與住處，我要你少喝強烈的酒。……」

「噢！」她垂下睫毛，垂下了頭，看着自己的咖啡杯，愀然說：「你真是奇怪，你知道我過去的種種了？」

「我不知道，我想知道，但也不一定要知道。我只要你聽我的話。」

「好。」她看着我微笑：「我爲你試試看，但是我現在要錢，我需要錢。」

「多少？」我說。

「祇少八百元。」

我當時就開一張支票給她。

同她跳幾隻舞以後，我們就各自回家了；她叫我不去看她，一星期後她會寫信給我的。

四

但是我想她，我熬不住自己，第二天我買了許多衣料脂粉之類，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到她家去。她不在，那位立陶宛的老婦說她一早就出去了。我只好留了一個條子，約明天早晨去看她，請她一定在家等我。

可是第二天我去的時候，她已經搬了，有一個條子給我：

「××醫院××號」

我以爲她病了，趕快坐汽車趕去，她正好好坐着。

「你病了？」

「是的。」

「什麼病？」

「你猜。」

我始終沒有猜着，她也沒有告訴我；我問看護，看護也沒有告訴我。我當時滿心懷

疑，桌子上有二瓶藥水，一瓶是綠黑色，一瓶是白色。我忽然計上心頭。——隔一天下午我帶我一個表妹去，那位表妹是學醫的，我同他們介紹後，說特爲約來看她的病，實在不過看看這藥水。

表妹出來後，才告訴我她是在戒烟。

以後我就每天到醫院去看她，她會各色各樣撲克牌的玩意與技巧，教我同她消遣，這真是一個賭徒！

我也知道了她的身世。

十來年前，有一位姓曹的巨富，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他賭光了一兩百萬的財產死去。他的兒子又將全家的不動產賭去，她就是天天伴他丈夫去賭的少奶奶，她告訴我她丈夫怎麼樣在家裏裝了輪盤來研究過，但是結果還是輸，輸完不動產後還負了一大批債，無路可走，他就同她一同到太湖裏自殺，可是不巧得很。她被一隻載石子的船救起，從此她就改名換姓的又住在上海。

曹少爺與曹少奶奶當時在賭場裏的名望是遠過於人民對於元首，當他們倆跑近賭桌，大家都會對他們注視，賭家爲他們預備最好座位，最遇到的去招待他們，對他們獻殷勤。但是這個日子過去了，現在她一個人潦倒地在那裏儉活！

十天以後，她已經戒除了煙。我爲她佈置好一間空氣陽光都充足的房間，房間裏我爲她裝飾着許多鮮花，她就搬進去住了。

當我到她寓所去看她時，我已經不認識她，不但衣飾都已完全換過，而且脂粉也敷在面上，頭髮也早已燙修得異樣煥發，牙齒也在牙醫地方洗淨了。她很懇動地招待我。

「你又回到了最鮮艷的花朶時代。」我說。

「但是我已經老了。」睫毛掩去她眼睛，笑了。

「三十歲不到說老了。」

「女人可以到三十歲麼？」她忽然注視我。

「但是仙女可以到五十歲。」

「這是笑話。」

……

我很快樂的從她那裏出來，我覺得我復活了一朵已枯的玫瑰。從此她就成了我的膩友，幾乎沒有一天我不去看她。她是逐漸地健康起來，煥發起來了。

這樣過了三個月之久。三月後我因事回家，那時我的父母妻女都在香港。我留給她三千元錢，這錢本是她給我贏的。我現在交給她，希望她可以有一年的生活。

我離上海前夜，她在家裏爲我餞行。她說：

「爲什麼不帶我一同去呢？」

「但是我是辦完事情就回來的。」

「辦完事情。那麼回來以後，我們打算怎麼樣呢？」

「怎麼樣？……」我不知道怎麼說，這個問題，我會一直沒有想到。……

路上的行人很稀少，月光淒清地照着馬路，這是冬天，我從她那裏出來，那份冷，

使我心頭清醒不少。「算是怎麼樣呢？」我想。

回到家裏，我沒有睡着。「到底怎麼樣呢？」我想。

朋友，自然是朋友，但是她年青。她要一個真正的生活。她一有對象，我還可以做她現在這樣的朋友麼？而且她提出這個問題，就已經想到了她的前途。她的經濟，現在是的，我留給她三千元錢，三千元以後呢？我自然還可以供給她，但是我要是供給不起，要是沒有錢，要是……

娶了她，我早已結婚了，而且有了孩子；情願，我怎麼可以有情婦？而且我還有家裏對我的期望與自己重大的責任。

男女之間根本就不許這樣親密的友誼，有這樣友情終是悲劇！那末到底怎麼樣呢？

想到底還是不知怎麼好，我是於第二天就離開上海的。時常想她，每每想給她信，我都怕提筆寫。我怕我自己，我怕這份對她奇怪的感情，我怕「以後怎麼樣」這個鄭重的問題。

但是時光是不等我的，我又回到上海；沒有法子使我不去看她，但是等我上樓按電鈴的時候，開門的二房竟告訴我她已經搬走了。

「搬到哪裏？」

「不知道。」

「什麼時候搬的？」

「你不來以後兩個月。」

五

我想一切的過錯都因為我不寫信給她的緣故，那麼現在她到底到哪裏去了呢？還在上海麼？要是我想救她反而害了她，那麼這事情怎麼辦才好。

而最大的原因，是事實上我不能忘懷於她，馬路上戲院裏一有輪廓或後影與她相像

的，我的心就跳起來，我就會叫出來或者跑上去看，受這份失望的痛苦也不至于次百次。

爲救這份痛苦，我終於又沉溺於賭博的生活。

這樣，大約是半月以後，我到一月零北路的一個賭場去。當我剛要坐下賭桌時，我發見她正在我的對面。

她現在又像我第一次碰見她時候一樣，眼珠沒有光彩，眼圈灰黑，面色蒼白，頭髮零亂，嘴唇發乾，衣裳也不很整齊，抽着紙烟。

你！我驚奇地叫起來。

「你！你怎麼又來！」她皺着眉注視我，露她雪白的牙齒，我覺得她或者還沒有重吸雅片。

「那麼你呢？」我冷笑着。

「好，我們外面去談談吧！」她站起來換現款。

於是我們到了一月咖啡店。

「你怎麼搬了？」我問。

「我？叫我靠什麼生活？」垂着睫毛，她笑，用極低微的聲音。

「我不是給你三千塊錢麼？到現在還沒有半年。」我嚴肅的說。

「我靠三千塊錢就能生活麼？」她冷靜得像風中的冰，沒有一絲皺紋。

「那麼你要多少？就是不夠，你爲什麼早不說？」我有點像疾風一樣的說。

「我也是人，我在物質以外，還要有精神生活。」她冰一樣露着笑。用極低的聲音末了嘆一口深深的氣。

「精……神……生……活」我猛然遇到了一桶冰水：「那麼賭博是你精神生活？」

「我要忘掉現實。」

「現實對你有什麼苛刻。」

「現實，我缺乏精神的糧食。」她注視着我。

「那……」，但是她立刻打斷了我話：

「聽着，聽我說，你以爲你的幾千塊錢就可以養我麼？朋友，我看重的還是你的好心，但是你居然一封信都不給我！你要我在你的這點錢裏生活，是不是？但是我不要的不是這些，我也有一份心，但是你輕視我的心。你的錢我爲你留着。」她說着從袋裏拿出那張我給她的支票：「現在你拿去，你以爲我是同你一樣，有一點錢就可以生活麼？男孩子，你錯了，好，現在再會。永別了！朋友。」她說完就站起來要走，但是我一把拉住她

拉她坐在我的旁邊，她長長的睫毛翻着亮晶晶豆大的淚珠，我也忍不住鼻酸起來，說：「都是我不好。那麼以後我們一同好好做人，你再改正你的生活。」

「我自己難道不會改正生活，要你說；你以爲你的錢有效麼？你看着，一個月以後你看着，你看我怎麼把自己生活改正。」

「但是我的熱誠與我的愛。」

「熱誠？愛？你連一封信都不來！」

「可是我時時想念你的。」

「笑話。」她笑了，發出尖銳的聲音。

「啊！我知道了。」我忽然改了態度激她：「你現在從賭場裏發財了，所以要把錢還我，從此不要見我了。」

「發財，沒有賭可以發財的；你不要以爲我能贏，我沒有錢時，可以贏一點用用，一有錢終是輸！我要會發財，沒有見你時我不早發財了？你的錢我沒有動過，我不以爲我有這筆錢，不然早就輸光了。好，現在我要走了。……」

「可不可以讓我來幫你再恢復以前的生活。」

「不可以。」她不哭不笑，堅決地說。

「你難道不願再接受我對你的幫助麼？」

「不。」

「那麼你以前爲什麼肯接受麼？」

「以前我以爲你是爲愛，現在我知道你不過是爲慈善。老實告訴你，我還不需要慈善家的幫助！」她站起來，飄然地走了！

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她。

六

這樣，我起初爲想念她，而找刺激，後來爲反本而賭博，我跑賭場一直跑到現在。我成了一個賭客，從盛開而至於凋謝，現在已經枯萎了。

她呢，我一應沒有會見過，我也慢慢地忘掉了這個花魂，雖然我時常想起她將賭客比作花朵的事。

但是昨夜，當時賭得正酣的時候，忽然賭家有人在說：

「張太太張先生來了。」女招待忙着都過去招待，許多賭徒回過頭來看，我也抬起頭來，我當時真是呆了。

前面走過來的正是她，頭髮修得很煥發，耳朵上帶着鑽環，眼睛發着光，手上閃着鑽戒，她居然笑得這樣了。她後面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

她們已經走過來，我裝作不認識她，只是管自己。她們被招呼坐在我的斜對面；她大概也看見了我，楞了一下。我這時面孔發着熱。心怦怦地跳着，我想跳起來，同人決鬥；但是終於沒有發作。我那時手頭有三百元籌碼，我看她們換了兩千元。接着她們下注了，我同她們相反的下注，大概有半個鐘頭辰光，她們換了三次籌碼，我勝了，我不知哪兒來的勇氣，我忘了我自己的窘境，將我所有的財產同她們相反的下同樣大的注子。她們到後來已是大輸，她在勸他走，她們走後，我也站起來。她們是到餐室去吃點心，我也跟了進去，這時我身邊滿是錢，我想再有一個機會同他們對賭一下。

我喝了三杯威士忌，這是第一次在她房內同她喝過同樣的酒。我叫身邊的女招待過來，我問：

「你知道我贏了麼？今天。」

「明天你還要贏。」

「是的。你知道敗於愛情的人一定勝於賭的老話？」我順手拿出幾張鈔票給她，我說：

「別人嫌我窮不要我，我不要你而給你錢總可以吧？」

她很窘的拉着她的男人走了，那位女招待也過去伺候她。她們走出門後，那女招待回來給我一個條子說：

「那位太太給你的。」

條子裏寫的是：

「明天上午十時云西飯店史白雲小姐。」

昨夜狂舞一夜，今天十時我到云西飯店去，史白雲小姐開的是五二號房間。進門，果然她已經先在了。

「昨天你是瘋了？」

「我瘋了已經一年，豈祇昨天。」

「你真是爲我麼？」

「自然，你就這樣的……」

「但是我始終沒有忘記你。」

「笑話。現在不要說這些。你願意幹什麼？賭錢，我們賭，叫你丈夫來，喝酒，我們喝；抽雅片，好，我們抽。」

「你不要發瘋好不好？靜下來，我同你談談。」

「好，你談。」

「你是不是愛我？」

「是的。」

「你有妻子孩子都沒有告訴我，是不是？」

「是的，不過……」

「你去香港沒有給我一封信，是不是？」

「是的。這是我的錯，但是我到底回來就找你，可是你，……」

「但是你知道你的女兒有封信給我，你知道麼？」

「……？」我楞住了。

趙媚雅地從皮夾裏拿出一封信來。

的確是我十歲女兒的筆跡，信裏面是這樣寫着：

「親愛的長輩：我們偷讀父親的日記，知道你與爸爸的故事，我們嚇得不敢響，又怕爸知道，又怕媽知道，我們心裏很難過；替爸爸難過，也替你難過；爸爸很愛我們，也愛我媽；但是他心很慈善，每天日記裏說着要教你救你，要你到光明的境界。但是他

又怕你愛他，你愛他了，他就無法救你，要救你就要害我們。這些日記我們也不很懂，不過他既然這樣怕你愛他，你又何必愛他？我們要他買一點東西，不過幾塊錢，他都沒有買來，他要緊的爲救你。救了你希望你不去愛他，你不愛他就是救我們，你知道麼？你肯救我們，就是我們恩人，我們大起來永遠紀念着你。敬禮。

點點

滴滴

「附上照相一張，請你想着我們。還有我爸爸日記裏直說你美，你的照相肯給我們張麼？」

看完了信我沒有說什麼。她從我手裏接過信，收起來說：

「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對我也可以原諒了。」

「是的，我原諒你。」我不禁哭了出來，伏在她的膝上。

「那末你以後可以過你正當的生活了。」

「……」

「爲你的愛，爲我的愛，爲點點滴滴的愛。」

「你還愛我？」

「不要講這些，我已有了丈夫。假如你太太同你的點點滴滴到上海來往，我們大家做過真正的朋友。」

「難道我同你不是朋友。」

「只要你當我朋友，我自然是你朋友，但是如果你當我是愛你的人，那末恕我不同你單獨來往。」

「……」

「聽我話好不好？」

「聽你，一切都聽你。」

「那末以後做我的好朋友；做你太太的好丈夫；做點點滴滴的好父親；從此不要再去賭了。」

「我一切都聽你。」

「好的，那麼以後過你正當的生活。你昨天大贏了，是不是可以算反本了呢？」

「差不多了。」

「如果你還要多少，那末同我說，我這裏給你就是。」

「不想反本，只想聽你的話。」

「好，那末再見。」

「你可以把地址給我麼？」

「可以。」她拿出筆來寫，寫好交我，說

「星期日中午到我家來吃飯好不好，我丈夫也可以等你。」

這樣我就走了出來，心中泛着甜酸苦辣的味道。馬路是軌道，馬路中還有電車的軌道；汽車走着一定的左右，紅綠燈指揮着車馬的軌道；行星有軌道，地球有軌道；軌道，軌道，一層一層的軌道，這就是人生，誰能脫離地球攀登別個星球呢？依着空間的地理的軌道與時間的歷史的軌道，大家從搖籃到墳墓。

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夜十一時半，上海。

氣氛藝術的天才

從已不見人跡的山坡上去，我才看到對面一個較低的山頂。那時天似乎特別低，雲彩各種的變幻都聚在對面山上，茸密的樹林因成各種的顏色，許多雲霧在林隙間盤旋，我可以從它們的變幻看到風的方向，有一種說不出的聲音充滿我的耳朵，這是一種我們在曠野寂靜中才能聽到的聲音。樹林的下面是一片碧綠，看不見有一條山路。這時候我正從一段樹林中走出，好像這是另一個天地。前面有一塊很大的石巖，我想走過去，坐在石巖的前面抽一支烟，但等我走到前面，發現我與對面的山上隔着很大的溪流，急湍直下，發出很大的聲音，與我臨近的風聲相雜。我就在坡上站了一回，探望下面的深澗，於是我拿出紙烟來抽。但等我噴了一口烟，想靠在石巖去坐下時，忽然有一個聲音打斷了我：

「可以不抽烟麼？」

我吃了一驚，回頭看時，看見我所選定的石巖前，已經有人占坐着。是一個鬍子很長的老者，穿着博大的衣服，灰色的頭髮很零亂，想是沒有注意風的吹動，額前的皺紋似乎蓄着很深的世故與憂鬱，很長的眉毛微蹙着。眼睛望着遙遠遙遠的天空，似乎並

沒有在看我。於是我假裝沒有聽見他的話，問：

「老先生，是你對我說話麼？」

他沒有理我，站起來，嘆了一口氣，拿起一根睡在他座後很粗的手杖，悄悄的向着我走來了。

我望着他在樹林中隱去，開始在石巖的面前他的座位上坐下，我無心注意四周的風景，開始對這位老者有好奇的探想。

這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面。

三天以後，我又坐在原來的地方，忽然我聽見手杖的聲音，我立刻意識到是他，但我我不敢回頭去望他，聽他一步一步的走近來。

但他的存在似乎很使他驚奇，他好像在剛想坐在原來的位子時發現了我，因此很失望地站在那裏。可是我就站起來，對他說：

「我想這是你的座位。」

「一樣，」他說着就在前面的草地上坐下說：「我坐在這裏。」

這以後我們就再沒有談話，我一個人又坐到原處。好幾次我都想抽烟，但不敢嘗試。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討厭抽烟的。一直到太陽西下，天空從紅色變成橙色，橙色變成

藍色，四周的灰團漸漸變淺，掩蓋了一條條金黃的反照，他拿着手杖站起來，嘴角微露着笑容，開始向着來路回去。於是我就跟在他的後面。他走得很慢，但我不敢搶上去。等走到了樹林深處，我似乎已很難辨明路徑，他仍舊走得很自然，最後我趕上幾步，差不多在他的身邊了，我說：「老先生，你就在這裏附近麼？」

「是的。」他說，他的聲音似乎一點不老：「下山就是。你呢？」

「我是過路的，在這裏等公路車，住在棧房裏。」

「一個人麼？」他用發亮的眼睛望了我一下。

「是的。」

這以後就沒有說話，大家沉默地走路。我很想多知道他一點，也想打破這林中可怕的沉默，但怕他不高興，所以只是隨在他的後面。

走出樹林，已經是半坡上面，可以看見下面的燈水。在邊幾塊下斜的石塊的當兒，我搶到前面去扶他，他搖搖頭。於是我就走在他前面了。

下坡以後，是較平的小路。他忽然對我說：

「你到我家去吃便飯吧。」

「自然很好，不過太打擾了。」我說：「或者老先生同我到鎮上小館子裏去吃一點

吧。」

「我在家裏等着你。你同我一塊去好了。」

我於是不再說什麼，讓他走在前面，我跟着他。

他的家庭很簡單，一個兒子同兩個孫子，都是樸實健康的農夫。兒子已經結婚，他的太太是一個秀美沉靜的姑娘，在我們進去後，她出來佈置飯桌，張羅飯菜。他們對我並不驚奇與客氣，席間我們有誠懇坦白的談話。但有一件事情很使我奇怪，這位老者與他的兒子於飯後，竟都拿同旱煙來吸，於是我問：

「老先生，不是你特別討厭紙煙？」

「不。」他笑了。

於是我也就拿出紙煙吸起來。

當我正想稱謝告辭的時候，老者忽然站起來，邀我到他的房間裏去。我沒有違反他的意思，同他的兒子們告辭。他拿起一盞燈在前面引路，我跟着他。在走到門前時候，他打開棉門帘，叫我先進去，他隨後跟着進來。房內已點了一盞油燈，不亮，但已够使我看到可驚的四周。

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但只有很小的空隙。一架古舊的鋼琴放在當中，眠床就放在

鋼琴的前面。四層充塞了中西的書籍，東東西西散着中西的樂器，一張方桌上有五隻煙斗及一具籐編的茶筒，幾把有手製靠墊的籐椅，散在有空隙的地方，他就指了一把叫我坐下，打開桌上的茶筒，倒了一杯茶給我。

談話從他對我職業詢問開始。我們就談到藝術，不知道怎麼引起了他的興趣，他開始告訴我他的離奇的天才與一生的經過。

他吸了一口茶，吸起板烟，靠在籐椅上，似乎作一個預備長談的姿勢。於最從他長髯的唇上，噴出濃郁的煙霧，他望着煙霧散處，視線直射到對面的書籍，似乎從那裏喊起了記憶，於是遲緩地用他未老的聲音，告訴我下面的故事：

「我們的祖先就是這裏的農夫，但是我對於農作一點都不能適應。我一到田野就不想工作，我非常懶惰，我望着雲，聽着風，嗅着各種草的香，樹的香，就完全陶醉在自然裏，有一次，我去放牛，但我在草地坐着，竟忘了一切，結果牛跑了，吃了許多人家的稻，後來好不容易由我叔叔們把他找回來，於是我就受了責罰。這一類事情常常發生，我一到田野裏就會忘去工作，歎坐在草地上出神，別人都以為我在睡覺，說我懶惰。大家認為我沒有出息，所以於我十四歲那年，把我送到上海一家小書店裏去當學徒。在那家家裏私塾裏曾經讀了三年書，讀書我還不笨，所以可以寫寫信，看看簡單的書。在那家

小書店裏，看書非常方便，晚上沒事，我在睡桌上看小說，後來也看了許多流行的書報。半年後，我進了一個夜校讀書，我讀的是英文與國文。那位教英文的先生同我很好，星期日常常約我到他家去。……」

他說到這裏忽然看了我一眼，我覺得他眼睛有過敏的光芒；他似乎在看我是否耐心的，忽然他說：

「假如你高興，可以住在這裏；鋼琴那面我備有一張客床，你可以睡在那面。」我點點頭，但接着我問：

「那位英文先生是一個音樂家麼？」我從他房中的樂器，想到他音樂興趣的起源，所以有這樣的問句。

「啊。」他的視線又望到了遠處，手摸摸鬍子，接下去說：

「他是個喜歡藝術的人，家裏很有錢，但一個人住在上海，教英文不過是幫朋友的忙。他會繪畫，音樂，照像，是一個非常活潑有趣的人。後來我每星期到他那裏去，我跟他學繪畫，學鋼琴，提琴，他並不是很好的畫家或音樂家，但很熱心教我，希望有我做他伴侶，一同來繪畫，來奏音樂。後來他叫我搬他那裏去住，幫他買點菜燒飯，再後來他介紹我到一家廣告公司去做事，我就離開了那家書店。從此同他一起時候更多，

他的故，高興也很使我對他敬愛。但那時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每當畫畫的時候，他佈置靜物時，插在花瓶裏的花，常常不是我所喜歡，這並不是色澤不和諧，而是一個說不出的理由，我當時自己都不知道。有時候他叫我去買花，我總要費很多時間，才選擇到我自己所喜歡的。還有時買菜燒飯的時候，我們也有不同的趣味。這原因我一直不知道，一直到我在上海三年以後，回到家裏來。我才發現我的嗅覺同人們是完全不同的。過去我以爲我感到的別人都有同感，但那次回來，我才知道別人都沒有這些感覺。比方顏色，你看紅的，我看也是紅的，雖然也許有深淺之分，但除了少數色盲的人，我們大致是相同的；比方聲音你聽重的，我聽也是重的，當然對音色音質我們的感覺常有滯礙之分。但對於嗅覺，人類幾乎只有最根本的好聞與難聞兩種，而我只覺得有千萬種之別。無論每一種泥土，每一根草或每一瓣樹葉，我都可辦出牠們的不同，而別人竟完全缺乏這個天賦！這個發現，使我很高興，但也就是我一生悲劇的開始。」

他嘆了一口氣，好像一生的悲劇已在他的目前。我打開茶筒，爲他倒了一杯茶。又爲我自己倒一杯。他喝了一口茶敲敲板煙，摸摸鬍子，又講下去：

「但當時我還想，鄉下人少，雖然都沒有這個感覺，但世上總有人有我同樣的天賦。我回到上海以後，第一個就同那位英文先生談這件事，他覺得很奇怪。後來問廣告公

司的同事以及許多其他的人，竟都沒有這樣天賦，他們甚至還以為我在瞎說。我那時已經從那位英文先生那裏獲得許多智識，又從他那裏知道有圖書館，讀了許多書，我有很廣泛的常識，也了解一點藝術的本質。那時候，恰巧廣告公司有一個畫廣告的職員，是一個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說是一家法國郵船裏要用茶房，他想做茶房到歐洲去學繪畫去。這件事情打動了我，我於是同他一同找到那行職業。這樣我在歐洲流落了三十幾年。」

「你在那面做工？」我問。

「做工，是的，我先做飯館的侍役；後來我在服裝公司幫人打樣，廣告公司打雜，電影公司畫佈景，後來我也在樂隊裏奏提琴。但不管怎樣，我總有時間自己研究，你想想三十多年的時間，我就隨便幹那一樣都可以有點成就，隨便幹那一行都可以有希望而且我對於繪畫音樂的才力都很使大家驚奇，專幹一行，我也許成了第一流的畫家或音樂家也說不定。」他臉上浮起諷刺的微笑，燃起板烟，噴一口烟，摸摸鬍子，又接着說下去：「但是我不，我有一個特別野心，我想創造一種嗅覺的藝術。」

「嗅覺的藝術？我問。」

「是的。」他說：「我想把『氣氛』，（他用一個特別的聲音說這兩個字）像聲音一

樣的組織成交響樂。」

「但是……」我說這話似乎打斷他的話語，所以停止了發問，可是他等着我，於是我又說下去：「比方說樂器吧，麓似乎……」

「自然是問題，但最基本的不是這個，是『氣氛』的原素與種類。世上大多數的『氣氛』無論是花香，草香，凡是人們所聞到的，都不是純粹的原素。所以我先要研究這個，與人們對於這些原素的氣氛的反應，比方說有的氣氛可以使人睡眠，有的氣氛可以使人興奮。我爲研究這個，所以我難以繪畫音樂在工作，但這祇是我的副業。我在學校裏則專研究植物化學，後來研究生理心理與嗅覺神經。我從植物化學中，積十八年之研究，得九種確實基本的『氣氛』，十二種可疑的基本『氣氛』。」

「但是什麼樣可說是確立基本的『氣氛』呢？比方……」

「自然，」他微笑着說：「這要靠嗅覺來決定。以我的板煙與你的紙煙來說。你可以開出牠們的不同。假如我的板煙的氣氛是基本的氣氛，那麼你的紙煙的氣氛就決不是基本，因爲我們開得出裏面雜有與板烟同樣的氣氛。」他看我似乎已經懂他的解釋似的，繼續着說：「我得了這些結果以後，我不想再做那方面的研究，我想先用這些製成『樂曲』。於是我從嗅覺神經，生理心理學，求人們對這些原素與這些原素與錯綜配合的

反應。」

「不過，藝術所要的是美感，音樂的作曲家並沒有作這些科學的研究，但可以作曲。」

「不錯」他似乎很喜歡我反駁與發問。而這些問題，一點也不使他驚奇，好像他早已想到過的，很從容的答我：「這就是每種藝術本質上的不同，譬如不和諧的音樂使我們聽起來不舒服，所以要有和聲這種基本的科學的學問。但這在嗅覺上更告複雜，而人們生理的反應對牠也特別明顯。比如有許多氣氛可以使你作嘔，可以使你頭暈，而且有許多氣氛可以使你生理有害。我雖然可以欣賞氣氛，可以辨別什麼氣氛和諧不和諧，但不知他的理由，他的理由自然在嗅覺神經與生理學上。」

我心中有許多疑問，但不願意打斷他的話，聽他講下去。他說：

「但我一方面雖在作這方面基本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則已經用二十一種基本的氣氛試作氣氛的樂曲，憑我的直覺求得牠的和諧與美麗。我第一隻樂曲是寫一個農婦的想思，分四折，第一折是日光與田野的風光，第二折是少年夫婦耕種在快樂，第三折是丈夫的從軍與別離，第四折是農婦一個人的田野工作，深沉的想思，於是在日光與田野的氣息中入睡，夢見她的丈夫。」

「那麼你用什麼奏演呢？」

「這就是我第二步的工作，我有了樂曲以後，我就想試着奏演，於是我設計製造一種像鋼琴似的樂器；我在每一個管子裏存放化學品，使牠不斷發生氣氛，由我按鍵使牠噴出氣來。這一步工作也很費心機。因為有的氣體我要它很快的細銳的噴出去，有的我要他遲緩地散開去。譬如日光慢慢地滲透田地，就要用一種使人興奮的氣體慢慢地散開來。而在日光滲透以後，我要用許多的不同的花香三三四四的出現，就要細銳而急湍的氣體。這個樂器使我費了三年工夫造成，但只能奏我三四個樂曲，因為有許多我要用的氣體，不能在這一種原素上配合出來，所以我必須採用天然的混合氣體放射出去。」

「那麼你有沒有對觀眾表演過呢？」

「表演過。」他淡然笑着說：「在法國一個沙龍裏，請了三十來個社會上有聲望的人。他們雖然是在我奏完後鼓掌，但只說「很香很香」，沒有一點欣賞的能力。」

「那麼是失敗了。」

「自然。」他露着諷刺的微笑說：「但成功的是我的演講。」

「你的演講？」

「是的，」他喝了一口已冷的茶，繼續說：「我先報告我的研究。再說未來嗅覺世

界的影響，將來如果可以用氣氛來作教育與宣傳的工具，那麼一切政治上宗教上思想上的分歧，凡可以釀成戰爭作解決工具的，可以用氣氛的宣傳代替戰爭，免得死許多。最後我說我的最終的目的是要在藝術上開一個新的天地。

「這一定是一篇很動人的演講。」我說了，抽起一支紙煙。

「因為這次演講，」他沒有注意我的話繼續地說：「就有一個人來拜訪我，要我專力研究一種『悲觀』的氣氛。」

「悲觀的氣氛？」我驚訝地問。

「他們願意供給我大量的錢給我研究。他還是不注意我的驚訝，繼續往下說。」這在我可並不是難事，自然我應當很樂意賺那筆大錢。但是後來我知道這是一個大資本家想在交易所市場上操縱人心，所以我拒絕這事，當時我已經接受了第一筆錢，後來我退還給他們了。」

「你說這悲觀的氣氛可以使人心中對於某種股票或什麼悲觀麼？」我很鄭重的問他。

「我不知道在應用上如何影響交易所中的人心，但普通使人悲觀的氣氛，比我想收藝術效果的氣氛自然簡單得多。」他說着忽然轉移了視線，隨即轉移了話題說：「為喚起單純的情感，這種氣氛的作用在我們日常生活是常有的事，如對一樣東西或者對一個

人的喜憎，這在戀愛場合上就很明顯。人們大都找不出真正墮入情網的原因，而其實常常只是一種氣氛的關係；有許多高貴有智識的人，愛一個一無可取的女子，也就許完全是氣氛的關係。

「那麼香水也就是使人鍾情的作用了？」我發了問以後，覺得這問句實在很幼稚，但是他並不以為奇。微笑着說：

「香水不過是使多數人愉快的一種氣氛，特別使人鍾情的氣氛也許會是不愉快的氣氛。有許多人的神經常因特別的氣氛而興奮。你當然知道有許多詩人哲學家要聞爛蘋果或者什麼古怪氣氛的怪癖，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氣氛，但很少人有狗一般的能方來辨別，不過有的人能辨別某一類，有的人能辨別另外一類。戀愛的時候，常常會是某種特別氣氛吸引了一個個別的人。還有一個可能，可以用心理學上的交替反應的原則來說明。比方你愛了一個女子，她的分泌的氣氛也許有同於你幼年時媽媽的氣氛，有點相同，你因為幼年時對媽媽的親愛，而二十年以後，忽然碰到這個氣氛，所以會突然無意識地鍾情於她，而自己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這樣說來，」我說：「那麼既然每個個別的人有這許多不同，藝術的表演怎麼可能呢？」

「但是我們在顏色與聲音分別上也是人人不同的。這倒是藝術創作上的一個基本條件，因為各人所喜愛的有所不同，可以使每個藝術家有獨特的作風與趣味。」他微嚼一聲，轉高了聲音又說：「藝術上之難於成立，還在多數人對於嗅覺方面鑑別的滯鈍，這也就是我失敗的原因。如果人人有較強的嗅覺，嗅覺藝術當是最高的藝術，這要比繪畫音樂要複雜豐富得多。」

「這該是證明了一個太超人的天才之難被人欣賞。」

「這話自然是對的。」他說：「但反過來說，如果人類的嗅類都是同我一樣強敏，那麼人類一定早有這一方面的藝術，也用不着等我來發明，這所以我也毫不痛苦。所可惜的是我一切努力的虛擲。如果把我的努力用於其他方面，我一定早有點成就了。而最悲哀的，是因爲當我在那方面努力的時候，我有兩種信仰：第一我相信世上一定還有人具有我一樣的嗅覺的天賦。第二我相信人類的嗅覺可因訓練而增強。」

「那麼這難道也都失望了？」

「人類的嗅覺因訓練雖可以增強一點，但與我所期望的水準總還是相差太遠，而無在教育上心理學上作這方面的研究與推動。」他只解答了他第二個信仰之失敗。於是

我說：

「我自然無法知道你嗅覺之強敏程度，正如天生瞎子無法知道我視覺的強弱一樣，但在理論上想，世上雖無你一般的嗅覺，但人類之中大家總也有個強弱之分。」

「自然有的，但很微很微，在我看來，其差別不過是在宇宙之上看地球上一些高低不平的小坡，我起初很想找一個有同我一樣天賦的女子結婚，後來我只想找一個可以了解我這份天賦的女子，可以欣賞我氣氛樂曲的女子。但都失敗，結果我還是獨身。」

「你一直沒有結婚？」

「沒有。」他低微地說：「啊，剛才你見到的那位，他是我姪子，在我回來後，承繼給我的。我在國外三十多年，人老了，逐漸對什麼都灰了心，幸虧稍微積蓄一點錢。回到家裏，真是有隔世之感，看到我堂兄弟都同我父親叔叔一般在種田，心裏非常羨慕，所以要一個姪子承繼給我，我買了一點田產給他種，這樣就隱居下來了。」

「……」我還想發問的時候，外面有開門的聲音，他說：

「天已經亮了許久了吧。」

這時候我才注意到窗帘上已經映着白光。

我吃了點稀飯，他才讓我走。回到旅店一直睡到下午醒來無事，又到昨天去過的山上去。

今天天空碧藍，沒有一點風，日光掩去了晚秋的薄寒，我試着試驗我的嗅覺，我聞每一段空氣，每一種樹，接着我走出樹林，在快走到那塊岩石跟前，我已經看到那長者的衣角。於是我走上去同他招呼。

他叫我坐在他的旁邊，但接着就沒有同我說話。我起初也不敢發言，後來我因為實在想多知道他一點，所以就大胆的開口了。

「老先生，」我說：「昨夜的談話真是使我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我非常感謝你的招待。可惜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不然我希望多聽你一點議論。但是我昨夜回去想想，還有許多好奇的疑問，我可以現在問你麼？」

「不要緊。」他微笑着看我一眼：「現在就可以讓我們談談。」

「是不是因為紙烟的氣氛與這自然的氣氛很不調和，所以你不許是吸烟呢？」

「自然囉。」他睜大眼睛望着我，好像對小孩子說話一樣。接着又從幽默的口吻換了正經，他說：「最奇怪的是大自然所創造的一點沒有不和諧的，不光是氣氛，一切顏色，聲音，都是和諧。甚是顏色與聲音間，聲音與氣氛間都是和諧的。」

「那麼你可以教我對氣氛作欣賞的學習麼？」

「我不知道你的程度，但注意是最要緊的事。比方你對於每一種不同的花香可以辨

別，你可以學習着辨別每一種草與樹葉你也可以試着去辨別每一個人，每一件衣服，到處都是學習的地方，但還沒有什麼用。人類的嗅覺，我想還是因為沒有用所以不靈敏的。」

「我想你一定是非常孤獨的。」

「當初也許，但現在也不了，當我再沒有期望去聽見一個同樣的人，我也不孤獨了，除了嗅覺以外，我同一切人都沒有什麼不同，是不？」

太陽更西斜了，他忽然提醒我說：

「黃昏時候，田野氣氛與早晨中午都不同，你可以辨別麼？」

「如果我來辨別，恐怕還是靠我的觸覺與溫覺的幫助。」

「而晴雨陰明的田野，它們的氣氛也是各不相同的。」他說：「每一種植物在不同的時刻，氣候或天氣，也都有不同的氣氛。而且礦物也一樣，不過比較不明顯就是。至為動物，則變化最多，在興奮疲倦望樂悲喜的情緒中，發出各色各樣的氣氛，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往往有人傾倒的一個有特殊怪癖，比方善於感傷或狂歡的女子，大概都是無形中顛倒於一種氣氛之中。」

我望着他沒有說話，他歇了一回，又說：

「所以如果用於藝術的話，這個運用是無限的。」

「聽說有人已經在研究有味電影。」我說。

「但它只是模稜實物所有就是，等於有聲電影不用音樂而只在關門走路時弄點聲音一樣。這自然與藝術無關。」

我開始覺得我的問題的幼稚，所以不敢多問。他也不再說話，我看他已逐漸陶醉於暮色之中。

太陽逐漸西下，天邊有金色的鱗雲，東方的藍天漸暗，有蒼白的月痕浮起；漸漸金色的鱗雲變成桃紅，一層一層的灰色霧一般掩上去。於是太陽只剩一個紅球，在藍天金色雲間浮動，忽然這紅球下沉，遠處整個的山野，鑲上了紅邊，於是顏色變成橙黃、淺金以至微白。流水聲似乎更加清楚，偶而一二聲鳥叫，有淒切的虫聲響應。這時候我看旁邊的老者凝神依石遠矚，沒有一點聲音。一切在我能聽能見之外，他有另外一個世界，而這是我永遠無法接近的境界。我驟然感覺一種瞎子聾子應有的悲哀。

最後他支杖而起，深深地呼吸一下，用愉快滿足的態度望着我說：

「你可也陶醉在大自然的裏面了。」

「是的，這顏色，這聲音。」

「但你可記得這一堆呈現於你眼前的有多少種顏色？」

「幾十種，」我說：「也許，細說起來，是幾百種。」

「聲音呢？」

「啊，這很難說，不過也一定差不多數目。」

「但是氣氛，在我所能辨的至少有萬餘種。」他說：「你看，這個世界還是氣氛的世界。」

我剛想說什麼的時候，他用手杖敲敲地，爽快地說：

「到我們家裏吃飯去。」

我點點頭，伴着他走回家去。

他安詳遲緩地走着，在路上再沒有同我說什麼。我則致力於體驗氣氛的感覺，對這氣世界的豐富與深廣，有無限的企慕與神往，但我可憐於我自己的低能。

走下坡，我偶然聽到村犬的夜吠，這引起我一個新的問題，我說：

「狗的嗅覺既然比人類的嗅覺強得多，那麼牠們是不是會欣賞氣氛藝術呢？」

他笑了，用一種淡漠的口氣說：

「動物中有多少聽覺與視覺是超於人類的，但繪畫與音樂的欣賞，還只爲人類所獨

有欣賞藝術與創造藝術都需要基本的感官與生理的能力，但主要的還是我們靈魂的感覺與表現。」

到他家裏，他兒子與我談起我旅行的情形與別處的風光，我同那位老先生的談話就沒有繼續下來

飯後，我因為第二天一早要搭車遠行，所以坐一回就向他們稱謝告辭。

這已是二年多以前的事了，但那位老先生留給我的印象還是非常新鮮，而且將永遠這樣新鮮，我相信。

煙圈

三個女，六個男，他們一同是九個人。

頭髮掩着半個臉的是密斯黃；用二個笑渦同一排銀齒來交際的是密斯丁；眉毛像眼鏡脚般直畫到耳朵邊的是密斯余，——這裏雖是這樣叫她，其實家裏都已經叫他耿太太了。

話說得最多，招呼得最忙的是新聞記者張；鐵鑄一般的坐着在喝酒的是體育家陸；坐在最遠的壁角，有霧一般的烟，從他嘴裏掩蓋他面部的是一個較年輕的，自己在研究哲學的周；帶金聲的話語是醫學博士劉；把注意點完全集中在二個酒渦，一排銀齒上的，是詩人歐陽；時時看那半臉的頭髮，而又不得不顧到眼鏡腳般的眉毛是畫家耿。

朋友們是中學時代的朋友，不過現在，時過境遷，似乎都有職業，生活來定他們個別的身份與態度；不過靠新聞記者交際的能力，酒酣的時候，空席的空氣都打成一片地了，中學時代的情趣，又橫溢在每個人的血裏，在人與人的中間。

起初，大家都有些拘束、空氣；後來那個新聞記者把中學時代的趣事作個引題，話就多了；接着是浪漫地開玩笑，意氣地爭辯起來。

功還該推給女性，她們的態度不再拘束，男子們當然也更不拘束了。

酒酣，滿屋是半臉翻翻的頭髮；滿屋是桃色的笑渦，銀色的牙齒；滿屋是眼鏡牌一般的眉毛；滿屋是有光的男性的眼睛，與帶酒氣的聲音。只有那最遠壁角的坐位上，瀟瀟着一堆烟，鷓鴣一般的遮去的那個面孔，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

話交到一個問題上來，女性站在女性的立場，男性站在男性的立場，有一點爭論。桃色的笑渦，銀色的牙齒更是滿桌滿屋的飛揚。

慢慢的問題轉到嚴肅起來，大家都感到人生渺茫。他們從中學時代想起，莫明其妙的，似乎是自然而又非常不自然的變，各色各樣的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情形，沒有半點相同的波瀾。

有的是走了許多地方，嘗過許多戀愛的苦，有的是家裏遭了許多變故，有的是全穩的在同一城裏任職，希奇地耽了十年之久！

大家把過去的自己的情況，一個個的報告了；再報告各人所知道的今天沒有去請的請而未請的，以及遠散在別處無法去請的同學們的情形。其中最簡單的是年青的熨鼻的哲學家，他從中學裏出來，就住在同一個公寓裏有十年之久，他除了吃飯睡覺等家常事務以外，就是吸煙，讀書，著作；沒有戀愛過，沒有浪費過，沒有一點青年必有的

故事，那真是單調得使人吃驚。

大家都感到沒有兩個人有相同的境遇，也沒有一個人過的是十全的燦爛的生命，沒有一絲神經不會受人間苦的奏弄。

大家不約而同的，感到一種苦，感到一種寂寞，其實還不如說是感到一種害怕，沉重地從每個感官壓到了神經的末梢，壓到了神經的中樞。

誰能知道明天怎樣？一點鐘以後怎樣？一分鐘以後怎樣？也許剛才吃的東西裏有毒，再一秒鐘，二秒鐘，九條生命會同時告終。

大家已經離開了感傷，純粹而整個地被那種恐怕所脅迫。

房子裏沒有眼再鏡腳般眉毛的飛舞，沒有半臉的頭髮在翩翩；沒有桃色的笑渦銀色的牙齒在桌上、杯裏，在三十二隻瞳神裏跳躍。酒興都逼到自己的肚裏。詩人歐陽，畫家耿的眼睛也轉到整個的席上。

煙像有聲音般的，在那壁角裏瀟漫

有微風，拖着落葉的拖鞋一步步的在窗外步過。

八個心喘着同一般緊張的氣，注意到窗外，月色同那哲學家噴出的煙同一個顏色；於是都注意到那壁角的遮去了臉的煙氛。

「人生究竟怎麼一回事？」桃色的笑渦銀色的牙齒飛到壁角，衝開瀰漫着的煙。煙裏露出一個黑灰色的長瘦臉，微笑掛上了口角，輕的，但誰都不能不抑着呼吸去細聽的聲音，隨着煙從他嘴裏出來。

「人生？」接着是一個煙圈從他嘴飛出來，他，同時大家都看他慢慢地滾動着擴大擴大，淡起來，淡起來，散開去，散開去；以至消失。「這——是——人——」生註已微笑又掛上了他的嘴角。

散在空氣裏的煙像有聲音般在動。

在各人口袋裏或手腕上的錶，「的得」「的得」的在跳躍。跳出了銀殼，跳出了錶面；跳到了桌上；跳到了酒杯；回到每人的睫毛上，瞳孔裏；跳進鼻孔的裏面，肺部的氣囊，一直到血管的每顆血輪頂上，到骨髓的流質裏，到每條小神經的末梢上。

「同人生一樣。」笑容浮上了口角，煙圈飛到了空間，大家都看他慢慢地擴大，擴大；淡起來，淡起來；散開去，散開去；以至消失。「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這樣。大家散吧！」

這時候，大家才意識到這是要散的聚會，同時也早就到了散的的間；而且要打破這個可怕的空氣，也只有散的辦法。

「散了嗎？這樣的集合？」金聲的聲音。

「沒有不散的煙圈。」烟圈又飛到空間。

「我們一定要再吐，而且可以再吐。」桃色的笑渦同銀色牙齒飛到了空中。

於是新聞記者張就提議來組織一個定期的集會。理論上要打破這個謎，集會中可以大家討論；事實上這個集會，也可以聯絡感情，能使這恐怕之謎在事實上面融解。於是得到了一致的通過，規定一月二次，輪流着做東道主，簡類則隨每人的經濟情形而定，並且隨時希望多有老同學新朋友加入。

一年，兩年……所議決的集會是月月在舉行，不過人數是常常在變動：起先大家還報告些自己對於人生有別種的體驗，或者有不同的主張；不過到後來，簡直是以吃為主，笑爲副事，討論的情形早已沒有，偶然有人提起這事，大家都笑着混過去了。改變最少的是席角烟氣掩着臉的周，別人終有缺席的時候，而他是從來沒有不到過一次；他說話最少也最輕，說時，嘴角永遠掛着沒有聲音的微笑，使人們很願意平心靜氣來迎合他低微的聲音。

這天，輪到一位新加入的音樂家做東道主，音樂家是很樂觀的人；當然咯，他有錢，有美麗的太太，又有兩個可愛的小孩，同一個聰敏的姪女。家裏佈置得很精緻，酒

菜，不用說更是大家都稱滿意，最引人入勝的是他藝術的天才所創造的空氣：他一回兒請他美麗的太太唱歌，一回兒自己奏小提琴，一回兒請他姪女來彈琴，一回兒又叫他二個小孩來跳舞。弄得每個人的情緒都在這個空氣裏感到了慰藉；大家都忘了現實上的疲倦，忘了明天工作上的麻煩；忘了自己在未來前的某種憂慮，更忘了人生希奇的波瀾，已去的飄渺，未來的黯黑，以及那謎的神秘。

房裏沒有噪雜的爭辯。半臉的頭髮，桃色的笑渦銀色的牙齒，眼鏡腳般的眉毛，以及男子們灼灼的目光酒腫的呼吸，也都沒有在滿屋滿桌酒杯上在翻翻，跳躍，飛舞，閃耀，噴射。可是不使他們口袋裏手腕上的錶聲亂跳，不使拖雜般的落葉步聲亂爬，更不使牠們亂跳亂爬到他們的神經。

煙囪着的世界除外，大家都沉醉在這音樂家所佈置幽美的空氣裏面，和諧的樂聲像細菌般的一羣羣飛到空中，飛到大家每一個感官的上面，眼睛，耳朵，鼻子，皮膚，口腔；於是到了臟腑裏，肺中，血液上，以及每根神經的末梢；於是心意都平靜下來，態度都安詳下來；默默地呼吸着均勻的呼吸。

席將終，煙霧露出瘦長的臉，嘴角掛出迷人的笑容；發他沒有法使人不平心地去注意他的低微的緩緩的音調；他說以後大家應當搜求人生最後一個呼吸間所給我們的對

人生之謎的解答。朋友之中尤其不能忘掉在臨死時寫一個答案，那末，我們中最晚死的人就可以看見全部的不會再變更的結論了。這個提議，大家都笑着承受了。

以後每次集會，他都重複地報告這個議案，並且請大家去搜集去遵守。同時，他又請求給他發起人一個權利，那收集來的答案先由他保存，如果他先死了，那末再交給別人，此外他又要求答案應當完全封固，一直到在集會的朋友們只剩一個人時候，才能拆開，免得受先死的人底影響。這個提議，大家又都笑着承受了。

又是一年以後，搜集到的答案已經有了好幾封。誰都沒有理會這些，只有那位哲學家在集會中常常報告數目，並仍告訴大家，他是原封的存在保險箱裏。

突然，有一天，密斯黃忽然患了重病，許多朋友都去看她，除醫學博士劉外，大家在外屋驚疑地坐着，眼睛像金魚眼似的在期待；任憑他們的錶聲亂跳，跳到了空中，跳進了真空，跳進了血管，跳進了心臟。然而煙仍是罩籠那靠在壁角上的臉。

「希望是絕對沒有了。」金聲的報告，像喪鐘般打進了每個人的心靈。期待着的朋友個個像琴弦在極度緊張中斷了一樣的弛緩起來了，於是產生了各種的聲音，動作，淚沖了金魚眼似的張着的眼睛；沖去了桃色的酒渦銀色的牙齒，有的頭伏到桌角去，有的拿出手帕來。

煙叢裏顯出一個微笑着的嘴角，接着是拿出一個保險信封與火漆之類交給醫學博士劉。劉翻上濕了的睫毛，呆了一下，接着他就平穩地進去。煙又瀰漫在來的地方。

劉第二次出來，報告答案在寫了；並叫大家去見一次，因爲一刻鐘以後……

「要像煙圈一樣的消失！」遲慢的，低微的聲音誰都聽到，誰都支不起他們沉重的睫毛來下一番注意，但是誰的面前都像有一個煙圈滾動着，在擴大，淡起來，散開去散開去，以至消失。

一個個拖着落葉般的步聲從病房中出來，體育家陸同詩人歐陽要看密斯黃的答案哲學家固執地不答應，口角的笑痕使畫家耿感到有些冷酷。

時間飛一般的過去，集會到後來便斷斷續續了，接着是無形中遺忘了。那位哲學家手中的保險信封越積越多。他近來的生活，同起先有些不同，他常常要去看一下朋友，爲的是要提醒他們臨時死不要忘答這個答案，還要用信去叮嚀那稍久不碰着的朋友。

這樣，一直到年紀最長的醫學博士享壽五十八歲死去了，體育家陸也死了，密斯余也有了耿太夫人的訃聞證明過世，新聞記者張的死訊也在報上見到此外，新進藥牌家某某也死在法國，工程師某某死在英蘭，政論家某某死於浴盆裏……那時信封的數目已積滿了保險箱

那天早晨，詩人歐陽來拜訪那位哲學家，告訴密斯丁已經是死於華騰輪船的沉沒。

空中飛滾着一個煙圈，擴大，淡下去，散開來，散開來以至消失；詩人歐陽與哲學家周都看見灰色笑與銀色的牙齒，在煙圈裏浮動，擴大；淡下去，散開來，隨着煙霧而消失了。

「她的答案呢？」遲緩的，低微的聲音，從冷的微笑的嘴角裏隨着煙出來。

「答案？我想一定有的。不過是隨着她沉沒了！」淚從眼角一直濕詩人到的嘴角，只有這濕的嘴角才能吐出這樣白楊遇風一般的聲音。他又說：「周，從搖籃到墳墓，這就是人生麼？儘管是天天過着不同的生活，然而天天都是一樣的；我現在一切都幻滅，一切都不留戀，我已經把我的答案填好，請你把所有的答案讓我知道一下吧。」

「那……除非等我死了，或者在你病危的前一刻鐘。」掛着冷酷的微笑，遲緩得可驚，可怕。

「周，老實告訴你：一刻鐘以後我決計要去自殺，我所想知道的，是那煙圈一般的
一個個消失去的人，對於最後一瞬的人生，究竟起什麼樣的感想？」

三個煙圈散後，詩人歐陽失望地留下他自己的答案卷了。

三個煙圈，四個煙圈……八個煙圈消失後，哲學家進了出去，到詩人歐陽的家裏

知道他沒有回來過，誰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他到可能的地方都去問到，沒有消息；直等到汽車行的人來告訴早晨僱車的人投了海，他才立刻飛跑到海濱。

海濱，有人觀望着在說話。什麼都消失了，消失了；他吐了一個烟圈，痴痴地看牠擴大，淡下來，散開去，散開去以至消失；他又注意到海，海上起了一個泡，他又痴痴地看牠擴大，淡下來，散開去，散開去以至消失；這好像在回答他的烟圈，他就離開了這消失了烟圈，消失了泡影。

最後那哲學家患了肺病，病倒了；起初枕頭邊整天整夜瀰漫着煙，後來是慢慢的淡了下去；那時，憑空飛來一封掛號信，是戰區寄來的，寄信人不知道誰，只是說耿在血泊中最後的囑語，就是叮嚀把附上的東西，千萬寄給周。

周吐了久久不吐的煙圈，看着牠擴大，淡下來，散開去，散開去，以至消失。

病危的時候，甚劇烈時咳嗽，接着一個意外的平靜。就在這平靜的時候，他叫人打開了保險箱，打開保險信封，來閱讀那滿箱的答案。

頭兩個沒有什麼驚奇，三四個拆了以後，他興奮起來了，十個，二十個……的拆，拆到了他自己徵集來的工人，農夫，商人，僱傭，許多不識字的苦力，以及許多別國的朋友……使他興奮得咳嗽起來，吐了許多血以後，他再看，再看……直到最後，他不急

急於看了。笑容掛上了他的嘴角，他想着圓圈，那是百來封答案中同一符號。圓圈，圓圈，圓圈！儘管用的顏色，圓的程度，畫的工具與方法都是各不相同，然而終於是圓圈，圓圈，圓圈！最特別的是畫家耿的答案，他是用血畫成的一個最圓的圓圈。

最後，他生命已經微了；他沒有力量再看那還未啓的那些信封，他請人把詩人歐陽的檢拆給他，他看了又劇烈地咳嗽起來，這個不是最後的答案，終與大眾完全不同。但是他想，海裏浮起的浮影：擴大，淡下來，散開去，散開去而終於消失的波紋，也許就是詩人歐陽最後的答案吧。

他生命更加微了！他想，如果盡他最後所餘的力量來對這個人生之謎做個答案，也不過是畫一個圓圈吧了。

他要求人給他一支煙吸。一個煙圈浮到空中，許多人都看着牠滾動，擴大，淡下來散開去，像有一種藕絲裏奏出來的微音帶着他消失。

風，拖着落葉的拖鞋在窗外一步步的緩緩的步過！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將陸續出版

戲劇五種

母親的肖像

生與死

黃浦江頭的夜月

兄弟

孤島的狂笑

詩劇一種

潮來的時候

創作五種

鬼戀

一家

吉布賽的誘惑

荒謬的英法海峽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散文二種

海外的鱗爪

西流集

小品二種

成人的童話

海外的情調

春韭集

新書二種

烟圈（短篇創作）

阿刺伯海的女神（短篇創作）

舊神（中篇創作）

著者 徐許

出版者 夜窗書屋

大家書屋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煙

卷

每冊實價

圓

著者 徐 訥

出版者 夜窗書屋

發行者 大家書屋

總經理 懷正文化社

上海江蘇路 559 弄 99 號 A

版權所有
必究

82
282901

282901